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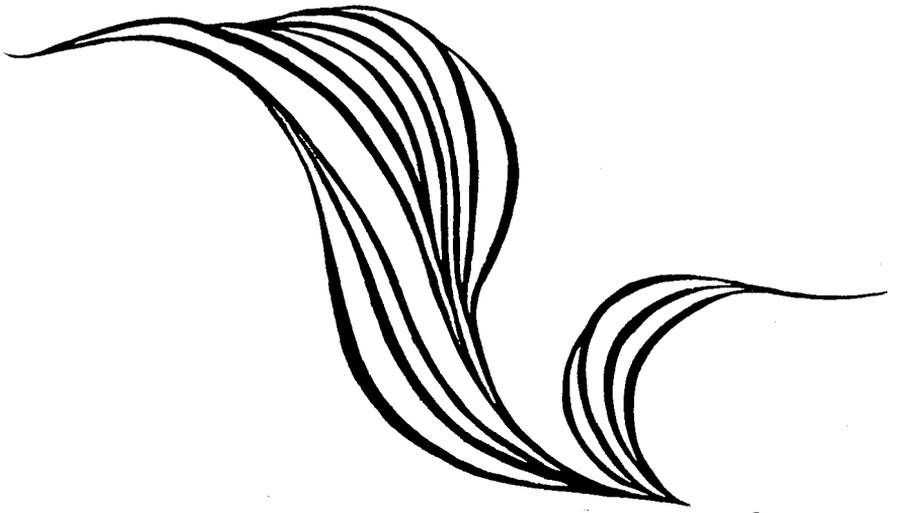


神思

主題：

創造與治理大地

17



神思

主題：

創造與治理大地

17

S P I R I T

A Review for Theology and Spirituality

Issue No. 17 — May, 1993

神思 第十七期

一九九三年五月

神思編輯委員會：嘉理陵神父，吳智勳神父，周國祥神父，
黃鳳儀修女，鄭寶蓮女士，韓大輝神父。

封面：梁仙靈女士

插圖：陳鴻基神父

「神思」釋義：劉彥和《文心雕龍》神思篇云：「形在
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
文之思也，其神遠矣。」

原意是指寫作時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靈感，
我們引申為來自聖神的靈感和神學思想。

下期主題預告：教會職務

目錄

前言	編者	
天主創造了人類	湯漢	1
大地管家與頌揚天主	嘉理陵	21
「我心搖擺不定直到在你內找到安息」	陳國明	32
與大自然為兄弟的典型： 亞西西的方濟各	A. Nguyen Van Si, OFM 周國祥譯	35
中國文化與綠色思想	徐錦堯	45
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周弘道	51
綠色的靈修	魏志立	59
復活的靈修與大地的治療	Robert T. Sears, S.J. 周國祥譯	66
道尋知音	編者	84

作者簡介

湯 漢：香港教區副主教，於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教授信理神學，為香港聖神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嘉理陵：耶穌會會士，分別在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及聖經學院教授聖經，為《神思》編輯委員之一。

陳國明：香港教友，牙醫，現於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攻讀神學。

A. Nguyen Van Si：方濟會會士，為羅馬 Antonianum 大學哲學部主任兼教授，擅長研究方濟精神。

徐錦堯：香港教區司鐸，公教教研中心執行董事，從事教友培訓工作，著有《群居》、《探索》、《修身》、《新民》、《正視人生的信仰》等書。

周弘道：耶穌會會士，前輔仁大學法學院院長兼經濟系系主任，現為中國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委員。

魏志立：耶穌會會士，於九龍華仁書院任教生物學，為教區基督徒合一委員會主席。

Robert T. Sears：耶穌會會士，美國芝加哥羅耀拉大學牧民研究中心教授。

前言

現代人越來越注意到身處的大地，不斷受到人的摧殘，故發起綠色運動，保護環境。本期就以創造與治理大地為主題，提醒基督徒為天主管理大地，善用萬物的職責。

湯漢神父的文章，從聖經啓示、教會訓導和神學演繹三個角度，介紹「天主創造人類」這端信理的內涵。他不但簡介了過去的看法，更讓讀者知道現代神學家對這個問題的最新解釋。這是神學生不能不讀的文章。

嘉理陵神父「大地管家與頌揚天主」一文，首先指出靜觀與驚嘆的重要。從靜觀者的心靈所發出的驚嘆，正是靈修的高峰。作者以聖詠 8 這首驚嘆之歌，帶出天主以人作為大地管家的意義。人在基督內實有雙重使命：頌揚天主偉大的創造，同時又代祂治理萬物。

陳國明先生的短文從經驗出發，說明基督徒必須接受基督的邀請，成為大地的管家，同時拒絕「自我」及「金錢」兩偶像的號召。只有這樣才能讓基督豐富自己的存在，使自己成為天主更新世界的酵母。

A. Nguyen Van Si 神父一文，介紹會祖聖方濟各對大自然的看法。聖人把宇宙看成一個大家庭，一切受造物都是兄弟姐妹，而天主是父親。當人本着貧窮精神對待萬有，不作霸佔之想，則此大家庭內能瀰漫着愛情、和諧與和平；人能藉每一事物接觸天主，偕同萬物讚美天主。

徐錦堯神父以其對中國文化豐富的認識，認定自己的文化中充滿了綠色的思想和精神。他引經據典闡明中國人的內心如何嚮

往與大自然混為一體，和諧相處。這種綠色人生態度，正符合聖經善用萬物的精神。

周弘道神父對佛教思想有深入的認識。他認為環保運動不應只在改良科技，制定法律而已，還要從心靈建設着手。他認定佛教思想，能對環保有很大貢獻，因為佛教精神對眾生慈悲包容，不是征服自然而是與它和諧共處。

魏志立神父以漫談的方式，講述天主教「綠色的靈修」，就是認識到大自然到處流露天主創造的智慧，因而珍惜每一件受造物，並歸光榮於天主。綠色的靈修幫助人消極方面，不破壞摧毀自然；積極方面卻維護培育，使天國在地上的建立，不局限於人類的福利或社會的正義而已，更能包括整個大自然，在基督內受到祝聖。

Robert T. Sears 神父的文章指出復活的靈修與治療大地的關係。基督的復活發生在大地，使創造有一新開始；祂的復活並非過去了，而更是一「現在」的事件，給與我們力量去治療受傷的大地。我們感謝"Review for Religious"的編輯容許我們翻譯 Sears 神父難能可貴的文章。

道尋知音引用很多聖經章節，讓讀者慢慢體會天主聖言對這個主題的啟示。

CONTENTS

Foreword	
God Created Humanity <i>Rev. John Tong</i>	1
Stewardship and Praise <i>Sean O Cearbhallain S.J.</i>	21
"My Heart is Restless Till it Rests in You" <i>Benjamin Chan Kwok-ming</i>	32
Fraternity with Creation: the Model of Francis of Assisi <i>A. Nguyen Van Si O.F.M.</i> <i>Translated by Henry Chou S.J.</i>	35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Green Idea <i>Rev. Luke Tsui</i>	45
Tranquil Hearts, Tranquil Earth <i>Ignatius Chou S.J.</i>	51
Green Spirituality <i>Harold Naylor S.J.</i>	59
Resurrection Spirituality and Healing the Earth <i>Robert T. Sears S.J.</i> <i>Translated by Henry Chou S.J.</i>	66
Feature: Listening to the Word <i>Editorial Board</i>	84

FOREWORD

The greater attention that we human beings have at last come to pay to the world around us, and to the way in which it has been destroyed by our activities, has led to the Green Movement, concer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arth. Our present issue, then, takes as its theme *Creation and Our Stewardship of the Earth*, reflecting on our responsibility, as Christians and as God's stewards, to care for the earth and to use material things with propriety.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Scripture, Church Teaching, and Theological Reflection, John Tong initiates us into the inner core of the doctrine that *God Created Humanity*. A brief exposition of views current in the past is followed up for the reader b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er explanations provided by modern theologians. Fr. Tong's article is essential reading for any student of theology.

Sean O Cearbhallain begins his reflections on *Stewardship and Praise* from a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contemplation and wonder. The wonder that flows from the quiet contemplative heart is a pinnacle of the spiritual life. The author makes particular use of Psalm 8, a song of contemplative wonder,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the stewardship of the earth which God has entrusted to us. In Christ we have two serious responsibilities: praise of God as our great Creator, and a responsible care of all creation.

Beginning from a particular personal experience, Benjamin Chan Kwok-ming's short reflective piece calls for an acceptance of Christ's invitation to stewardship of the earth and the simultaneous rejection of the counterfeit call of the twin idols, Self and Mammon. It is only this which allows a Christian to enjoy a rich personal existence in becoming a catalyst for God's renewal of the earth.

Franciscan friar A. Nguyen Van Si presents us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Francis of Assisi's attitude to nature. Saint Francis looked upon the whole cosmos as one great family, all creatures be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with God as Father. When we human beings attain to a real sense of poverty with reference to the universe and reject all pollutant ideology, then a spirit of love, harmony and peace will permeate the whole of this great family. We can come into contact with God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all things, and so, in union with all creation, praise God.

From a rich knowledge of his own Chinese culture, Luke Tsui Kam-yiu reveals how the ideas and spirit of the Green Movement are deeply embedded in that culture. Drawing upon the classics, he illustrates how Chinese interiority has always been married to nature in unity and harmony. This attitude of "Green Humanity" is very consonant with the biblical spirit of a proper use of material things.

Ignatius Chou draws on his penetrating knowledge of Buddhism to affirm that the ecological movement cannot be merely a matter of improving technology and legal control: the work of the hand must originate in the depths of the heart. Buddhist thought has a very great contribution to make to ecological concerns because of its accepting regard for all living things and its refusal to subjugate nature, preferring a relationship of harmonious communion.

In an informal conversational way, Harold Naylor speaks of Catholic "Green Spirituality", based on the recognition that God's wisdom pervades nature at every point: hence by treasuring every creature we give glory to God. "Green Spirituality" negatively calls upon us not to destroy, not to devastate, but then positively calls for preservation and fostering, so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may be established on earth. That Kingdom is not a matter merely of human welfare or social justice: all of nature must be consecrated in Christ.

In "Resurrection Spirituality and Healing the Earth", Robert T.

Sears links these two concepts by showing that, since it takes place upon the earth,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 provides all of creation with a new beginning. When it is accepted, not as something belonging to the past, but rather as an event in the "present",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provides us with strength to heal our wounded earth. We are grateful to the editor of *Review for Religious* for permission to translate and publish Fr. Sear's invaluable article.

天主創造了人類

湯漢

導言

中國人把上下四方叫做「宇」，往來古今叫做「宙」。宇和宙連結起來，卻不但是指空間時間的系統，亦包括在此系統中的一切自立體和生命。宇宙觀是給這些系統、自立體和生命所下的合理解釋。古今中外，世界各地文化都有各自不同的宇宙觀，而基督信仰亦有其宇宙觀，它在神學課本上慣稱為創世論。

創世論主要包括四部份：天主創造世界、天主保存和照顧世界、善良和邪惡的天使，以及人的起源和結構。根據天主教傳統教義，尤其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的訓導，我們可以把「創造」、「保存」和「照顧」的基本涵義描寫如下：

「創造」是指三位一體的天主藉着自己的自由行動，且出於自己無限美善的外溢原因，在宇宙肇始之前，沒有採用任何先存的材料，就把整個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宇宙萬物，造了出來。

「保存」是指天主藉着自己的延續力量，對他所創造出來的宇宙萬物，予以支持，使宇宙萬物的性質與能力，繼續存在。

「照顧」是指天主藉着自己的引導力量，使宇宙的一切事物，無論在物質消長方面或道德抉擇方面，都去實現祂創造宇宙萬物的原始計劃。正如創造解釋了宇宙的存在，保存解釋了宇宙的繼續，照顧就解釋了宇宙的進步與提昇。

論及「天使」，他們是一種比人在目前狀況中更有能力的有限的純精神體，是實現天主照顧世界的使者。他們之中，有一些克服了考驗，成為善良天使，在救恩史中擔當光榮天主及保護人類的角色；另一些則由於自身的過犯而淪落為邪惡天使，在救恩史中為人類成為反面教材，拉扯陷害人遠離天主的旨意，使人更意識到基督救援的重要性。

至於「人的起源和結構」，《創世紀》說：「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造了男人女人。」(1:27) 又說：「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鼻孔內吹了一口氣，人就成了一個有靈的生物。」(2:7) 其實，聖經一方面指出人的生存由神的創造而來；而另一方面卻沒有把人被造的方式揭露出來，也沒有把那透過自然進化或繁衍的天主參與創造觀念排除出去。究竟教會訓導說了甚麼？神學家如何作出既不脫離聖經啓示及教會訓導的底線，又同時能引領現代人去接受的神學演繹？這些都是創世論必須探討的問題。本文將從聖經啓示、教會訓導和神學演繹三個角度介紹「天主創造了人類」這端信理的內涵。

(一) 聖經的啓示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約略知道一些神的概念，在他們的神話和哲學裡，也許肯定過神、人、世界的關係；然而「創造者」一詞所代表的關係，卻非他們的知識所及。連舊約時代的特選子民，天主亦只是逐步向他們啓示。當天主「以大能的手和伸展的臂」(申 5:15)帶領以色列民族，脫離埃及奴役時，他們領悟到祂是位偉大的天主。當祂替他們在幾場戰役中獲勝，當祂在西乃山榮耀中顯露了祂自己(參見出 9:10-19)，當祂指揮他們進入福地，他們又感覺到祂的威能，遠遠超出他們的理解力。不過，天主只是一步步地誘導他們，體認到祂在一切存有中的無限威力。最後，當祂的說話使先知長老明白祂原是一切的創造者時，他們才開始

明白：任何事物都沒有辦法可以抗拒祂，因為所有事物的造生和存在都倚靠祂的創化德能。①

舊約天主子民的創世觀見於《創世紀》第一、二章，而這兩章卻分別記述兩個創世故事，即 1:1-2:4a 的所謂「司祭典」記述，以及 2:4b-25 的所謂「雅威典」記述。

舊約司祭典

根據聖經學家的闡釋，《創世紀》1:1-2:4a 是一首聖詠，為公元前六世紀的作品。它是一班以色列司祭神學家作的。他們曾被擄去巴比倫，後被釋返回以色列；由於在巴比倫看到波斯帝國的偉大，百花齊放，因而產生豁達開朗的胸襟，寫出了這首以浩瀚天空、廣大宇宙為題材的讚主詩歌，供群眾在聖殿頌唱。事實上，在當日的禮儀中，先由領唱者唱出或朗誦出第一段，隨即由群眾齊答：「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一天。」然後，領唱者又唱出或朗誦第二段，再由群眾答：「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二天。」如此一唱一和，直至結束。因此，我們不應拿這段經文去作科學分析，卻應以祈禱讚頌及靈修的心態誦讀這段經文。② 因此，基督教神學家唐佑之說：「當你翻開聖經，真理的光跳躍在字裡行間，使你眩目。這簡賅的記載將你帶到遙遠的、古老的時代中，領你進到莊嚴、肅穆的聖所裡，你會驚異地看見創造的序幕徐緩地上昇。在聖潔的巨光中，你只有虔恭地低下頭來，諦聽無數音樂的曲調，頌揚神無盡的奇妙。」③ 這段聖詠經文主要是說出天主是萬物的創造主，而人是宇宙的冠冕，天主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這篇司祭典的描述技巧完整而有秩序。從整個故事看，不難發現其中所含的巴比倫神話因素。比如：1:1-2 的「深淵」一詞，即與巴比倫神話的混沌龍 Tiamat 有關。按巴比倫神話的說法，宇宙的發生係大神 Marduk 戰勝混沌龍，把他斬成兩半而達致分開天地的結果。自 1:3 起，司祭典也深受「在上面」(Enuma elish) 這一敘事詩的影響。不過，這些巴比倫的神話因素並未破壞司祭

典的《創世紀》內容和獨特訊息。顯然的，司祭典的作者見證上主的先在與主權，強調宇宙是由天主創造而來，絕不是大神與混沌龍爭戰的結果。天主看見受造物極其美善，且整個宇宙有如一所崇拜天主的大聖殿，因此，天主特為萬物設立了「安息日」，以與祂交往，而人類正是天主的司祭。日、月、星辰的運行不斷重複宣示這一神聖的安息，俾自然萬物在人類司祭的領導下與造物主保持密切的來往。④

舊約雅威典

雅威典的年代遠早於司祭典，是雅威神學家寫於公元前十世紀撒落滿王朝代的作品。它不像司祭典描述宇宙與人類按秩序一起被造，卻把宇宙與人類的創造個別分開，創造過程又相當擬人化。在《創世紀》2:4b-25，作者首先描述天主是設計建造樂園的工程師，樂園因乾旱而沒有長出植物來。一天，霧氣滋潤了大地，使花草果樹欣欣向榮。於是偉大藝術家的天主用濕潤的塵土塑造了亞當，並吹入自己的生氣，他便成了有靈的活人，來看守這美麗的園子。為了不令獨居的亞當寂寞，天主運用他一條肋骨塑造女人厄娃做他的配偶，從此陰陽相配，大自然生生不息。人類成了上主在大地的代表後，就一一給大地的生物命名。天主給人充份的自由，唯一的禁令是：不可吃知善惡樹上的果子。

這篇智慧性的作品描寫天主是工程師、藝術家，繪畫人類的有限、尊嚴及家庭的設立，也譜出大地的美麗和人類在大地的角色和限制，充份反映出神、人、大地三者的密切關係。「神」是創造的主體，「世界」的被造來自神，而「人」的被造過程可說是神、人、世界關係的綜合，因此，人具有萬物園丁和大自然司祭的稟賦，承擔着世界與神之間橋樑關係的偉大角色。⑤

從舊約到新約的演進

《創世紀》的作者(尤其是司祭典的作者)不但把近東的神話宇宙論「剔秘」(Demythologized),而且賦予它一個嶄新的「盟約」意義,直指基督,邁向末世「新創造」的出現。

在舊約中,「創造」的意義集中於以色列子民與神之間的立約關係。雅威是創造主,受造物都在彰顯祂的主權與榮耀(詠 19:1-4; 104:24; 箴 3:19-20; 耶 10:12-13),神的子民當稱頌、敬拜與順服祂(詠 95:1; 依 40:27-31)。「創造」既與救恩史有密切關係,「創造」便須由創造主與以色列子民的立約關係去加以了解。這使「創造」的含義超越了「無中造有」(creatio ex nihilo)的含義。「創造」是繼續不斷的事件,為整部舊約作見證。當以色列的命運深陷混沌危機之中時,「新創造」立即發生(依 43:1ff.19-21; 51:9-11; 65:17ff; 66:22; 則 36:26-28)。並且創造主將立一「新約」以維繫新天、新地、新人的關係(耶 31:31-34; 歐 2:18-23)。由此可見,舊約的新內容就是「新以色列」的展望,新創造的發生含有末世論的意義。

這一舊約的「新創造論」委實深深地影響新約作者,並且與基督論有關。新約始終強調,只有基督——新亞當的來臨,新創造的實況才能發生。神的造化原本是完美的,然而原祖父母跌倒了:人類墮落導致人類及其所處的世界與造物主割離,無法維繫正常的關係。然而基督道成肉身則肯定宣告新創造已經出現(若 1:1ff),上主欲與人建立「新約」關係(希 9:15),其最有力的証據是基督戰勝了罪惡與死亡(羅 6:6-11; 格前 15:20-22)。新創造的實況完成了,墮落的人「在基督裡」蛻變為「新受造的人」(格後 5:17; 迦 6:15; 弗 2:15; 4:24; 哥 3:10)。另一面,世界也因造物主的愛(若 3:16)獲得新創造的榮耀(羅 8:19ff),當基督第二次降臨時,新天新地將永被建立(伯後 3:13; 默 21:1.5)。

以上的討論已經給我們一個清楚的概念,即聖經所理解的「創造」已經超越了神話的內容,而走向一種救恩史的神學理解。

新舊約的聖經都以「創造」為信仰基礎，來闡明造物主與受造物之間的關係。舊約展望新以色列的出現，上主與以色列子民所立的「約」促成此一新事實出現。新約的焦點是「基督」，祂是新創造的源頭。通過基督降生成人，神、人、世界之間關係的「新約」得以建立。所以基督信仰對創造的解釋不只是關心「開始」時所發生的事件，而是更重視「時間」內所發生的新實現。「創造」是上主不斷的行動，人與世界若在基督裡，「新創造」便發生了(格後 5:17)，這就是基督徒信仰經驗的高峰。⑥

從上述聖經神學得知，聖經只肯定人來自天主，兼具物質與精神，並未說明人「如何」被造；亦只啓示人的宏觀去向。因此，人的靈魂與肉身如何出現？兩者的關係如何？是否要堅持元祖父母單偶論或多偶論？這些都不是聖經要回答的問題。

(二) 教會的訓導

教會有關人學的訓導，分為「梵一前後」及「梵二」兩大階段闡述如下。

梵一前後

自 1180 年起，法國亞勒比根派 (Albigenses) 人士繼承了昔日的善惡二元論，主張所有物質都是罪惡，是魔鬼自虛無中創造的。稍後，法國又產生華爾道派 (Waldensians) 人士，提倡同樣學說。為反對這些異端，1215 年拉脫朗第四屆大公會議以信理方式宣佈：「我們堅決相信並坦白承認：只有一個真天主，全能的、無限偉大而無可變更的、無法予以徹悟的、全能而無可言喻的父及子及聖神……一切有形與無形的，以及神體與形體的創造者，祂憑自己的完全德能，在時間之始，自虛無中同時創造了兩種受造物，即精神的與物質的受造物；然後又創造了既是精神又是物質的人。」(DS800)

至十九世紀，教會面對的是唯物主義及泛神論。前者主張只有物質是世界的根源，後者則主張世界不是由天主創造，而是由天主流出來的，以致把世界與天主等同起來。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1870年)採用了十分近似上述拉脫朗第四屆大公會議的說話，重申教會的信理：「這唯一真天主，憑自己的善良及全能的力量，按(自己)最自由的主意，在時間之始，自虛無中同時創造了兩種受造物，即精神的與物質的受造物，亦創造既是精神又是物質的人。」(DS3001)

根據這項宣佈，奧脫《天主教信理神學》很有系統地演繹出下列一連串信理和神學意見：

「天主創造了第一個人」是信理；

「全人類源於同一元祖父母」是確定意見(因它是原罪與救贖信理的必要與先決條件)；

「人性基於兩個要素，即物質的身體和精神的靈魂」是信理；

「具有理性的靈魂是身體的本質形式」是信理；

「每人有一個個別的不死的靈魂」是信理；

「每個靈魂都是天主自虛無中直接創造的」是確定意見。⑦

奧脫根據元祖父母「單偶論」和希臘哲學靈肉二分法及出世思想所作出的演繹，很難使今日接受進化論思想和新釋經學的人折服。我認為上述梵一的宣佈分屬兩個不同層次：(1)屬於最核心且最深入的是聖經層次，即肯定人來自天主，也是天主照自己的肖像所「創造」的，他兼具精神與物質要素。(2)涉及「如何創造」的問題，屬較淺層次，所針對的是進一步的問題，包括：究竟原祖父母的身體從動物界演變而來，抑或由天主直接造化而來？每個人所擁有的個別不死的靈魂，是否都必須由天主直接創造？原祖父母是一對(單偶)，抑或是多對(多偶)？

其實，十九世紀以前，教會並沒有現代進化論的觀念，也是在當日偏向靈肉二元學說兼提倡出世的觀念的影響下，去瞭解肉身與靈魂兩部份的來源問題，更根本沒有想到「單偶論」或「多

偶論」問題。故此，當日教會對這些問題都依據聖經字面來加以解釋。跟據今日釋經學家的解釋，聖經對上述問題都沒有答案，因為聖經作者只告示人類有一個起始，所採用的肉體直接由泥土造化、靈魂直接由神吹的一口氣賦予，以及單偶論的說法，都只不過是思想的框架而已，可與最核心信仰層次分開。

至於靈魂與肉身的關係，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哲學在定位宇宙時，設計了宇宙二元論：有超越時空而又真善美的觀念界，亦有受時空束縛而又缺陷多端的感觀界；他在這二元世界之中安排人生，以為人的基本結構就是由觀念界的靈魂和感官界的肉體所構成。但是，柏氏的積極和入世人生，沒有使他在二元世界之中，選擇觀念界而拋棄感官界，而是促成他的憂患意識，認定「人」的根本意義，就在於把觀念界的真善美帶到感觀世界來。當基督宗教吸納柏拉圖思想的同時，亦吸納了當日盛行的出世思想，以致在價值定位上，既認為觀念優於感官，靈魂貴於肉體，因而結論出：人生的意義是要用靈魂的理想來壓制肉體的欲望，讓靈魂多一些解脫的機會。但今天因重新了解聖經而得知，我們承認有靈肉兩要素，也曉得靈魂比肉體珍貴，卻不教人棄絕肉體，而是反過來，利用靈肉的和諧，共同以人性為整體，度人間生活，作為迎接來生來世的過程。事實上，聖保祿講肉體與靈魂的交戰（羅 7:14 等），他所指的肉體並不是人體的生理結構，只是被罪惡所左右的道德困境，與二元論所說的肉體與靈魂是兩回事。關於這方面的問題，在下面要介紹的梵二訓導中將有更清楚的闡釋。

⑧

關於那些較淺層次的問題，教會訓導隨着時代的進步，亦有了一定的進展，神學家佐爾坦·亞爾斯基 (Zoltan Alszeghy) 於 1967 年出版的 *Concilium* 雜誌予以詳細介紹，王恩深神父予以簡譯如下。

科倫 (Cologne) 會議

教會正權當局談及進化主張的第一次會議是早在科倫會議席上。該會議於 1860 年曾稱：主張人的身體由下級動物自然轉變而來，或是疑惑人類由元祖亞當傳下，均是完全相反聖經與信仰。

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

科倫會議當然影響到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當 1869 年 5 月的神學委員會開會討論和大會開會時，雖然已有人提及進化論的主張，但只注意了人類多元論。當時對二者中間的聯繫尚不明瞭。在會議的草案中，曾有人提議把人類一元定為信條，除了費羅 (Verot) 主教對多元論的地質學及人類學的理由表示奇怪之外，無人反對定信條的提議。但因公會議的中斷，問題未得深究。

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後

馬上有人試分變種說為唯物及有神兩種，如邁瓦特 (G. Miwart)、勒魯瓦 (M. D. Leroy)、察恩 (J. A. Zahm) 等。有神變種說承認人與其他動物及物質世界間有基本差別。對於那些主張天主把自己造的靈魂付給已進化好的肉體的人，當時的聖職部曾警告他們，認為這意見是不可支持的，且相反聖經與健全的哲學。但是他們的寫作並未列入禁書內。故聖職部的警告只是一種紀律性的手段，以防止當時對於信仰有危險的宣傳，亦曾特別指出當時的進化論的學理不成熟，如日後發展到學術的程度，問題尚有再談的可能。

1909 年聖經學會的回答

當年聖經學會在答覆有關於人的形成問題時，對整個教會指出，創世紀的前幾章應照字意實史來懂，包括：人的特別受造、第一位女人身體由第一位男人形成、人類一元，但是這些答案並未除掉更進一步研究的可能。聖經學會的答覆不是具有不能錯誤

特性的文件，所以理論上不強求信徒們的內心接受。只是在某種實際文化環境中，信徒們應有的內心態度，避免信仰危機。而自1909年後，文化環境確有改進，看有神進化論與公教信仰可以調和的神學家日益增多，同時反對者在神學上也漸漸地減輕他們的反對力量。

比約十二世的面諭

教宗比約十二世在1941年11月30日給宗座科學研究院演講時，曾肯定人類與其他動物間基本的差別，但對人由低級動物而來，也認為不是不可思議的。這次演講中，教宗仍強調女人由男人而來。

比約十二世的《人類》通諭

這個通諭已不再稱女人由男人而來了，且聲稱：對人身來自先存的生物進行討論是許可的。但因這問題尚無結論，故要求我們謹慎從事，並準備自己接受教會正權當局的決定。可是通諭仍訓誨信友接受人類一元論，主要的理由是看不出多元論如何能與原罪信條調和。

比約十二世以後的文件

這些文件間接涉及進化問題。雖然容許接受人由進化形成，但仍堅稱謹慎的必要，以及認為進化論與天主教信仰調和的問題尚未解決。保祿六世在1966年7月11日給神學家的面諭中已稱進化論為「學說」而不是「假設」了，除尚堅持每個人靈直接由天主創造及原祖亞當背命對人類命運有決定性的影響外，別無異議。但對多元論，教宗仍稱現在科學的証明尚不足，如果否認原罪的信條，仍是不能接受的。

以上這些文件雖未明示出根本的改變，但改變確實發生了，比如：以前視為對信仰有危險的，現在則不然了。另一方面，全

世界的進化論觀點也有些改變。以下是雙方面改變的四點因素：

進化論的介紹有改變

一百年前，進化論是無神唯物宣傳的工具，故接受它實有害於信仰，況且今日進化理論無疑地亦比以前更充實。此外，以前的神學意見，因長期受了希臘亞里士多德認識論的影響，不重視「假設」，而今日學理常由「假設」而至証實。

對科學自治更深的瞭解

現代人對科學理論的價值及假設的証明，更加器重。

註解聖經學的進步

直到二十世紀初，因敬重天主聖言，解經的傾向常是按字意去找歷史，未注意到創世紀的智慧特色及聖經溯源論。

對天主特別造人更深的瞭解

天主特別造人的化工應懂作經過一切生物世代。如此，在宇宙進化的偉業中，每代都有份於這個連續的特別工作。⑨

梵 二

縱觀梵二前教會有關人學的訓導，雖有進展，仍始終着重答覆有關人類的「來龍」問題上，卻忽略闡釋人類的「去脈」問題。一直等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才有突破，才能既聆聽人類對自我了解的渴求，也返回聖經的啓示中。梵二《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第一部份第一章和第二章，確從整個救恩史的宏觀角度勾劃出今天教會的人學。它強調人類是天主的肖像，擁有美妙的肉軀和心靈，生活在造物主所賦予整個人類最深切的統一方案中；它不但分析人類的社會性和個人尊嚴，亦指出人存在的真諦，以及人蒙召參與造化和救恩的使命。

首先，面對將人視作絕對的準繩，以及把人貶抑至令人感到失望的地步的情況，該憲章重申聖經的立場，給人在宇宙定位，形容人上可認識愛慕天主，下應統禦管治萬物：

聖經告訴我們：人是「按照天主肖像」而受造的；人能認識並熱愛其造物主；天主規定人是大地及萬有的主人，目的是使人統治並使用萬物而光榮天主。（12號）

在每一位有活力的人身上，都密切地融合着物質和精神要素：

人是由肉體、靈魂所組成的一個單位。以身體而論，將物質世界匯集於一身。於是，物質世界便藉人而抵達其極峰，並藉人而高唱頌揚造物主的聖歌。故此，人不應輕視其肉體生命，而應承認其肉體美善而重視之。（14號）

不過，人更因他的特殊精神、本質或通稱的靈魂，才成爲一個有活力的血肉之軀，才可以領悟人生真諦：

人承認在自身內，有一個精神的、不死不滅的靈魂；這樣的人才不會被物質條件及社會環境所造成的幻想所愚導，而能觸及事實的真相。（14號）

藉此，梵二指出人的靈魂絕沒有與肉軀相背逆，以便講明人的得救也不僅是靈魂的，且是整個人的得救。

該憲章也肯定，人類肖似天主最傑出的地方是在於他的理智、辨別善惡的良心、運用自由的能力，以及他的不朽命運（15-18號）：

雖然，面對死亡，一切幻想全部失敗，但擁有天主啟示的教會肯定：人是爲了一個幸福的命運而由天主造生的；這命運跨出了此世所有不幸之外。天主曾經並仍在召叫人們以其整個的人性皈依祂，與祂共融於一個永不腐朽的天主的生命中。基督因其聖死復活而教人不死，獲致了這項勝利。（18號）

該憲章還進一步肯定，人是天主的肖像，並不單指個別人，也包括他的社會性本質，以及與他人團結融合的愛心：

以慈父的情腸關注人的天主，立意要求所有人組成一個家庭，要求人們以弟兄姊妹之誼彼此看待，視每人都是依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因此，愛天主愛人是第一且最大的誡命。人類的互相從屬日益增加，以及世界日形統一，便證明這點的重要性。何況，主耶穌曾祈求聖父說：「好使他們合而為一……就如我們原是一體一樣」（若 17:21-22）。因着這些話，主耶穌為我們開拓了一個理智無從透視的境界，暗示在天主聖三的互相契合與天主義子在真理及愛德內的互相契合之間，有某種類似點。（24 號）

這種社會性源自人類受造之初：「天主並未曾只造了孤單的人；自起初便造了『男人女人』（創 1:27）。這男女的結合便成為人與人共同生活的雛形」（12 號）。藉此，梵二指出，男女平等，婚姻關係是神聖而高貴的，人不可拆散。

此外，憲章更指出，誰想做個完整的人，想發揮本身的才幹與機會，他便需要跟其他人生活於群體的友好與合作情況中：

社會生活並非由外而來的附加品。故此，人類通過與他人的交往及互相服務，並通過與其他弟兄姊妹們的交談，始能發揚自己的諸種優點，而滿全其使命。（25 號）

不過，任何社會生活和公共利益的追求，必須顧及個人的尊嚴與價值。「應承認、保持並促進一切私人、家庭、社團的權利及這些權利的運用。但亦不應忽略每位國民的義務。」（75 號）

正如前面說過的，創世紀內有關造化創生的記錄，並非科學的人類研究，只不過是為幫助大家領悟人性狀態的基本要點。從開始，天主的計劃便願意使人成為祂的義子，分享聖三生命的滿盈歡樂。雖然人類妄用自由，自甘墮落，但仁慈的天主仍透過新亞當基督使我們領會人類聖召的偉大：

新的亞當基督，在揭示聖父及其慈愛的奧蹟時，亦替人類展示了人之為人和崇高使命。祂號稱為「無形天主的肖像」（哥 1:15），是一個完人；祂使原罪損壞的天主肖像，在亞當子孫身上恢復起來。天主子是許多弟兄中的長子。信友迫切需要並有義務和罪惡艱苦作戰，雖死不辭。但一經參加了逾越奧蹟，效法了基督的聖死，便加強希望而能獲致復活。這不獨為基督信徒有效，凡聖寵以無形方式運作於其心內的善意人士，為他們亦有效，因基督為所有人受死。人的奧蹟藉着天主的啟示，昭告於基督信徒，確實崇高而偉大。痛苦和死亡的啞謎，在基督福音以外，固然窒息我們，但藉着基督並在基督內，卻大放光明。基督以其聖死消滅了死亡，並以復活賜給了我們生命，使我們在聖子內，成為天主義子，並在聖神內呼號說：「阿爸，父呀」。（22號）⑩

（三）神學演繹

根據聖經啟示和教會訓導，人學還可進一步有以下四點神學演繹：

人是天主的兒女

聖經一方面啟示我們，人是由於神的創造行動而來，但另一方面卻沒有把人被造的方法揭露出來，也沒有斷言，人之被造是間接的抑或是直接的。

即使聖經沒有否認人可以由猿猴祖先繁衍出來，但我們該當有這兩句限制和解釋的聲明：第一、人的來源所運行的生物發展規律，只不過是天主的方法，天主始終是創造主；第二、當人出現之時，他已不再是獸，而是一個有自我意識和自我抉擇的人，能在善惡之間，作出自由決定。

因此，天主是全人類之父，而祂所創造出來和支持的人類，都是有位格的，也與天主相像。甚至對於罪人，天主也保持着這個爲父的關係和愛心，只是罪人拒絕承認和接納這種關係。天主的一切創造也都是在基督裡，又是藉着基督而成就，那麼，那些藉着信而與基督結合的人，也都重新承認和接納天主是他們的父親，有如浪子重新返回慈父的懷抱裡一樣。⑩

人類的一體性

根據著名神學家拉內(K. Rahner)的解釋，今日教會容許我們談到進化論，而事實上，在進化過程中，全人類是一對始祖(單偶)的後裔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他說，要解釋人類的一體性不必靠單偶論，只須認爲人類有生理學上的一體性及心理學上的一體性即已足夠。所謂「生理學上的一體性」是指：生理結構相同，不相干的民族的一男一女結合起來，基本上都能生兒育女，而這樣的子嗣，又都能不停地有生殖力，且能夠使自己適應於一切風土習俗和環境。「心理學上的一體性」是指：人類在概念明瞭上、邏輯思考上、理性分辨上，都能互相交流，而且有共同的道德特性，可以實踐一種普世哲學和宗教，達致人生的共同超性目標。

至於人類各種族的膚色、軀體、和其他特徵的分歧，很多時是由於種種不同的情況與環境所造成，可以說是無足輕重的分歧，不但不足以推翻人類的一體性，且更顯人類既一體又多元的優美。⑪

人的肉身和靈魂

傳統神學受了希臘柏拉圖二元論的影響，主張人性基於兩個要素，即物質的身體和精神的靈魂。在歷史過程中，教會還出現過一些異說，主張人由三個要素組成，即身體、動物性的魄、和精神性的靈魂。比如：亞波林派人士(Apolinarians)曾說，基督

的人性只包括魂，而祂的神性卻有靈。君士坦丁堡第八屆大公會議(869-870)擯斥這種二靈說，宣佈了「人只有一個具理智的靈魂」的信理(DS2828)。⑬

聖經神學家雷翁杜富指出：「根據啓示的光照，肉體是天主所造，天主子曾取了肉體，肉體會為天主聖神所改造。自聖經的首頁至最後一頁，肉體都表示受造物的地位；但在聖保祿的著作中，則不只有一種：肉體的確不是指惡的人性，而是指人犯罪的狀況；因此根據這一進展，肉體一詞含義模稜兩可，必須加以探討。」⑭

至於靈魂，雷翁杜富又說：「如說人是藉生命的氣息而生活，則靈魂絕非與肉身共同組成人體的『部份』，而是指整個人。嚴格而論，靈魂不居住在肉身內，而是藉肉身表現自己，因身體或肉體都代表整個人。」⑮

聖經裡若干地方對精神與靈魂的區分，比如：《路加福音》所說的「靈魂」與「心神」(1:46-47)，《希伯來書》所說的「靈魂」與「神魂」(4:12)，只是文體的並行法，並不是二靈說或主張人由身體、魄和魂三個要素組成。因此，當信友由聖洗引進的「精神」境界退出後，站在基督徒立場，我們可以說他們是「無精神的靈魂」(猶19)，或是在「塵世」間的「靈魂」(格前2:14:15:44: 雅3:15)。⑯ 無論如何，聖經對於人是否由肉身與靈魂兩個要素組成，沒有像希臘柏拉圖二元論般清楚闡明，而且這問題也不是聖經關注的重點。

靈魂的起源

關於靈魂起源的問題，正如奧脫《天主教信理神學》及谷寒松《神學中的人學》所指出，有四種不同理論：

(1) 先存說：這是柏拉圖和奧力振的看法，在靈肉二元論的大前題下，主張靈魂在與身體結合以前，已經存在，因道德缺陷而受懲罰，被困於身體內，並在人世流浪。君士坦丁堡會議

(543年)與希拉格會議(561年)都擯棄這一謬說，因為在聖經裡都查不出實據，而且這個看法把罪之起源推到一種沒有肉體卻可以受試探的狀態中，與聖經有關原罪的教導相背。

(2) 流出說：這是摩尼派二元論和泛神論的看法，主張個人靈魂是從天主的本性中流溢出來的。這個理論與天主的絕對性不相容，也被梵一斥為異端(DS3024)。

(3) 造化說：這是昔日大多數天主教神學家的看法，主張每個靈魂都是由天主從虛無中創造，創造的時刻是在靈魂與身體結合的一剎那。這個理論雖未經教會明定，卻獲得教會訓導的間接或直接支持。

這個神學意見把作為絕對第一因的天主拉低，成為相對第二因的支持，亦同時等於接受了希臘哲學二元論，認為人有靈魂和肉身兩部份，而不是根據聖經啓示去看人是一個整體。

(4) 生殖說：這理論可分為古代生殖說及現代生殖說。古代生殖說為古時戴爾都良所提倡，是相當粗糙的學說，主張隨身體的胚種，父母靈魂的一部份遺傳給子女，累代滋殖。而現代生殖說則是現代神學家德日進及拉內所提倡，是較為高明的學說。德日進以其特有的地質學知識，貫通了神學、哲學和科學，認為人的靈魂，既是天主創造的，亦同時是進化的，因為天主用不着創造個別的靈魂，而是在創造了原始物質之後，由物質的內在潛力自動地發展和進化，由物到獸，由獸到人，而且還可以在降生成人的基督內，由人走向神，以完成宇宙整體的進化目的。拉內進一步指出：「我們也許可以把天主創造靈魂看成是存有物藉本質的(自我)超越(essential self-transcendence)演變成新的存有物，因為本質的超越事實上已包含天主創造靈魂的主要意義。靈魂有特殊的、唯一的來源，與宇宙中其他存有的來源不同，因為靈魂的自我超越就是使人成為人，即使人成為絕對、唯一、精神、個別的存有。」因此，現代生殖說主張絕對的第一因(天主)與相對的第二因(父母)，各按自身本質創造子女；絕對第一因以普

通的參與方式，參與相對第二因的製造、進化和救援。這樣，不但沒有拉低絕對第一因的參與，亦同時在救恩史脈絡中闡釋和保護個人的整體性。^⑱

結語

我們常誦念的《信經》，是從宗徒時代至四世紀教會公開宣誓信理的經文逐步形成的，它的第一段是：「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聖父，天地萬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是祂所創造的。」這段經文反映出教會最古老的信仰和訓導，含意豐富，值得我們細細嚼嚙。基督教神學家卡爾·巴特 (Karl Barth) 及譯者胡簪雲在《教義學綱要》闡釋這段經文如下：

「我信」的英文是 "I believe in"，但在中文卻漏譯了一個「於」字 (in)。「於」字甚傳神，有如中文所說的「依於仁，游於藝」，有投入的意味，充份表現出「倚賴」之情，要求神人交接的經驗。

「唯一的」不是指一般人所喜用的數字「一」，而是指上主之超過其他一切的完全、無比和特出；正如聖經所說：「我是主，你的天主，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祂的高超在於自動愛人的性格。

天主聖三本是創世的唯一與共同的本源，但由於造化工程顯示了天主第一位的「生發」特性，因此人們經常把這個工程歸屬於「天主聖父」。此外，「父」亦說明天主與人的關係；人得不到父，就沒有幸福，終有無家可歸之感。

「全能的」也指關係；全能不是說冷酷無情，能肆意地為所欲為，而是指天主那超乎一切能力之上的拯救行動，祂帶領以色列民出離埃及、渡紅海、進迦南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天地萬物」表示整個宇宙，亦即天主以外的一切事物。

「創造」顯然是恩典，因為純出於父愛；根本跨越了「有沒有創造者？」的問題，因為那位不需要我們的天主，卻自虛無中，沒有利用任何已有的物質，創造了天地萬物。此外，這也表示這個世界萬物並不就是上主自己，如泛神論的學說所主張的。

「有形無形」指有形可見的世界和無形的天使，也指一切「可思議及不可思議」的天人交流，從創造邁向救恩的圓滿實現。

⑱

因此，卡爾·巴特有理由在該書進一步指出：當我們相信天主創造宇宙天地時，我們相信天主創造了我與整個宇宙；信仰創世，主要不是指天主與萬物的關係，而是指天主與我的交往，因為萬物以人為中心，人以天主為中心，故其重點不在於告訴我們天主為何創造萬物，乃在於天主為何造我。所以這不是神物關係的問題，而是神人交往的宗教問題；這也主要不是指世界過往的問題，而是人現在所面臨的抉擇問題。⑲

註釋

- ① 《基督的教導》，勞朗立、華唐立、勞道茂主編，蔡秉正譯，香港生命意義出版社，1990（再版），41頁。
- ② 房志榮編著，《創世紀研究》，台中光啓出版社，1972，19-27頁。
傅和德，《梅瑟五書講義》（未出版），5-19頁。
- ③ 唐佑之，《清晨的眼睫》，香港証道出版社，1975，7頁。
- ④ 董芳苑，「從創世紀一、二章創造記述正視神、人、世界的關係」，《神學論集》n38（1978），465-467頁。
- ⑤ 同上，467-468頁。

- ⑥同上，476-478頁。
- ⑦奧脫(王維賢譯)，《天主教信理神學》(上册)，台中光啓出版社，1967，162-173頁。
- ⑧鄔昆如，《人生哲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9，139-140；244-245頁。
- ⑨Alszeqhy Zoltan(王恩深簡譯)，「有關進化論公教道理解說的進展」，《鐸聲》n59(1967)，70-71頁。
- ⑩《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台北，台灣中國主教團秘書處出版，1988(再版)，197-318頁。
- ⑪史特朗(蕭維元譯)，《系統神學》，香港浸信會出版社，1987(第五版)，239-241頁。
- ⑫同上，241-244頁。
- ⑬奧脫，《天主教信理神學》(上册)，166頁。
- ⑭雷翁杜富(Leon-Dufour Xavier)，《聖經神學辭典》，台中光啓出版社，1990(第四版)，115頁。
- ⑮同上，118頁。
- ⑯同上，120頁。
- ⑰奧脫，《天主教信理神學》(上册)，169-173頁。谷寒松，《神學中的人學》，台北光啓出版社，1988，114-125頁。Doncell J. F.,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Sheed and Ward: New York, 1967, pp. 464-477。
- ⑱卡爾·巴特(Barth K.) (胡箋雲譯)，《教義學綱要》，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2(再版)，21-89頁。
- ⑲同上，12頁。

大地管家與頌揚天主

嘉理陵

(一) 前言

我們人類、這個地球，歷經許多悲劇，其中最嚴重的，也許就是失掉了靜觀。失去靜觀常和失去默靜有關，不過這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題，本文只限於靜觀這一點。

大多數人不知道如何靜觀，這可能性將給我們這個世界造成慘劇。更壞的，是人們拒絕靜觀。但是，最壞的，是有信仰的人也是如此。今日的生態危機，在骨子裡，失去靜觀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有的人甚至說，它是一個首要的原因。

沒有靜觀，就沒有宗教。沒有了宗教，我們的存在就沒有生機，就是超然的意識。這意識為構成真正的幸福，是絕對不可缺少的要素，為個人是如此，為整個人類也是如此。超然的意識常伴隨著另一個意識，就是我們不是大地的主人，而是它的管家。沒有了身為大地管家的意識，所謂維護地球，美化大地，只是好聽的名詞而已，不可能產生實質的效果。耶肋米亞先知說得好：「全地荒涼，因為沒有一人關心。」(耶 12:11)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今日，我們不必驚奇，我們的地球如此迅速地變得一片荒蕪，因為我們早已停止了默思，放棄了靜觀。

(二) 智慧和驚嘆

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說得不錯：驚嘆是智慧的開始。他又表示，驚嘆也是哲學和詩賦的開始。詩人感到一事一物的神奇美妙，乃發而為詩。哲人感到一事一物的神奇美妙，乃推究窮理。運用出色的詩句，表達了他們對事物的驚嘆，這是偉大詩人的智慧，這智慧構成了人類寶貴的遺產。運用明確的詞句，說出了他們對事物的驚嘆，這是偉大哲學家的智慧，這智慧喚起我們驚嘆的意識，或推動我們繼續發掘更多更大的驚嘆。

大多數人也許從來沒有寫過一兩行詩句，也許從來沒有作過嚴格的哲學思考。但是，每一個人都能對神妙的事物感到驚嘆，因而都能夠擁有智慧，因為我們都是天主的子女。人和天主的親密關係本身就是一個神妙的奇蹟，因此也是一個驚嘆的泉源，足使我們在祈禱的氣氛中，反覆默思，讚揚欣賞。聖經的作者是在教導我們如何擁有這種驚嘆的精神。在舊約時代，驚嘆是靈修的一個高峰，這是我們可肯定的。聖詠唱道：「我讚美你，因我被造，驚奇神奧，你的工作千奇萬妙！」（詠 139:14）耶穌的啓示更進一步，因此若望宗徒邀請我作更深入的反省：「請看父賜給我們何等的愛情，使我們得稱為天主的子女，而且我們也真是如此。」（若壹 3:1）在這句話裡，我們感覺得到若望的心中沸騰著某種興奮和驚嘆。這種蔓延在祈禱氣氛中的興奮和驚嘆，只能發自靜觀者的心靈。

(三) 科技與驚嘆

談到科技的成就，我們人類的確可以感到自傲。現代的科技是人類智力的結晶，是從事探討事物的奧秘，統御大自然所獲得的成果。但是，我們千萬不可忘記現代心理學和東方神秘主義所指出的一個事實，就是我們所動用的心智，只是天主賦予我們的極小部份，也就是說，我們只用了極小部份的智力。借用一個典

型的形像，我們意識中的心智，只是整座冰山浮現在水面上的部份，而創造神奇科技所動用的智力，還只是其中的小小一點。這成就固然可喜可奇，但是說起來真是不幸，因為自好久以來，在信、望、愛中獻身於天主的善男信女，莫不感到人類所動用的那份智力，並不是心智中最好的一份，最好的一份，就是驚奇感嘆和瞻仰靜觀所在的部份。

(四) 驚嘆之歌

聖詠第八首是神妙化工的靜觀，是驚奇感嘆的禱詞。我們大可以設想這首聖詠的背景：耶路撒冷聖殿庭院中的一次盛典，星光閃閃的夜空，送舊迎新的春節。在以色列，新年慶典的中心是歡呼天主為他們的君王，讚揚天主在萬物中所顯示的偉大化工。現在我們本著聖詠作者的意念，恭讀這一首讚揚與驚嘆之歌。

- 2 上主，我們的主！
你的名號在普世何其美妙！
你的尊榮在天上彰顯光耀。
- 3 由赤子乳兒的口中，你取得完美的讚頌；
為使恨你的人受辱，為使仇敵有口無用。
- 4 當我仰觀你手指創造的穹蒼，
和你在天上佈置的星辰月亮，
- 5 世人算什麼，你竟對他懷念不忘？
人子算什麼，你竟對他眷顧周詳？
- 6 竟使他稍微遜於天使，
以尊貴光榮作他的冠冕，
- 7 令他統治你手的造化，
將一切放在他的腳下：
- 8 所有的羊和牛，
與野外的走獸，

9 天空的飛鳥和海裡的魚類，
及種種游泳於海道的水族。

10 上主，我們的主！
你的名號在普世何其美妙！

聖詠開頭與結尾的詩句完全相同：「上主，我們的主，你的名號在普世何其美妙！」（詠 8:2a；8:10）我們思考人類在世的意義，理應在這背景之下：視萬物為天主的化工，以讚揚為人生的氣氛。

繼下去的幾行（詠 8:2b-3），註釋不太容易。這幾行的意思大概是：那些與天主為敵的地上君王和人間權貴，反抗天主創世的計劃，和拒絕歷史進展的目標。今日，我們也不難見到，在全球各地，到處蔓延著這一類的抗拒。談論天主，不能不談論受造的世界和在其中生活的人類。因此，身為聖殿的司祭，或領導詠唱的司儀，當舉目向天，啓口頌揚天主的時候，就講述他的經驗和感受，並邀請參與盛典的群眾，也提心向上，仰視月潔如玉、星光熠熠的壯麗夜空（8:4）。古代民族盛行膜拜太陽、敬禮月亮星辰，這流俗的產生是不難理解的。但是，聖經的作者強調，這一切都是天主的化工（8:7）：萬物固然都有它們的光輝，但都有它們的限度。唯有從它們的根源、天主那裡，它們才擁有地位和價值。因為一切都是天主「手的造化」（8:7），因此，一切都有永遠的價值，而人類繼續造化工程的責任，也顯得格外重大。

接著（8:5），領唱者號召在場的會眾，生發驚嘆之情；他指出人類與浩浩無垠的太空相比，卑不足道，卻獲得天主特殊的青睞和關懷。他又描寫天主的關懷說，天主如此重視人類，竟「使他稍微遜於天使」（8:6）。但是天主加給人類的榮耀冠冕，也是一項神聖的任務。人類的蒙召，並非為了特權，而是為了繼續天主造化的工程。

領唱者雖然觸及人類驚人的尊嚴，但並不借題發揮。他的頌揚不離天主（8:6-7），天主仍是他注意的焦點、慶祝的對象：

你對他懷念不忘
你對他眷顧周詳
你使他稍微遜於天使
你以尊貴光榮作他的冠冕
你令他統治你手的造化
你將一切放在他的腳下

注視天主是整部聖詠的精髓，也是作為天主忠實管家的關鍵。

我們可以設想盛典的現場即景，在場的會眾與領唱者一呼一應，眾口一辭地同聲和唱：

上主，我們的主！你的名號在普世何其美妙！

(五) 造主、造物、人類、基督

聖詠第八首是一篇滿懷驚嘆的靜觀禱詞。是的，但是尚不止於此。這裡值得一提：它還是整部神學的簡明撮要，因為它論及信仰的三個基本要點：一、創造萬物的天主；二、天主造化的工程；三、人類的使命。如把這首聖詠放在新約裡讀，更發現了另一層意義。保祿書信共有三處指著耶穌引用了這首聖詠：格林多前書 15:27；厄弗所書 1:22；希伯來書 2:6-8。對我們基督信徒來說，這首聖詠的內容，有著更深的層面，因此，在上述的三個要點之後，可以增加第四個要點：在基督內新的創造。統觀這四個信仰的要點，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懷關天主造化的工程，實是信仰的要求。

我們不能撇開創造、人類、基督不談，而只談天主，因為這是沒有意義的。對其他各個要點來說，也莫不如此：只談人類而不談天主、創造、基督，是沒有意義；只談創造而不談天主、人類、基督，是沒有意義的；只談基督而不談天主、創造、人類也是沒有意義的。這裡，在聖詠第八首的透視下，容我們逐一檢討

上述的那四個「只談……不談……」，為看看作為大地的管家，究竟有什麼意思。

只談天主，而不談創造、人類、基督，沒有意義

神學探討的對象，基本上是天主，然而有一句話說得很有道理：每一個有關天主的問題，也是有關人類的問題；每一個有關人類的問題，也是有關天主的問題。今時今日，我們更可以說，每一個有關人類的問題，也是有關環保的問題；每一個有關環保的問題，也是有關人類的問題。因此，講論天主時，勢必要談到天主與人類的關係：做神學，不可能只談天主而不談天主的創造——「你手的造化」(8:7)。人類發言說話的能力，本身就是天主手的造化，是一件傑出的恩賜，使人類擺脫物質的束縛，躍出純粹動物界的層面。一開始說話，遲早要思索，詢問自己的命運。對基督徒來說，不存在盲目的命運；如果有的話，那就是基督，以及他為我們掙得的永福。

只談人類，而不談天主、創造、基督，沒有意義

同樣，談論人類，不能不談人類存在的來龍去脈，那就是他與天主的關係，他生活在其中的天地，以及在基督內完整的、決定性的啓示。人類學必然是神學的一部份，而人類學則與宇宙學影形不離。我們對人類的了解與我們對宇宙的看法息息相關。聖詠觀察了廣闊宏壯的天空海陸，陣容浩大的飛禽走獸，對人類的偉大有進一步的認識。基督的信徒卻更進一層，在基督內，我們對自身的在世任務更加清晰，因為基督以現身的說法，給我們顯示了如何作大地的管家。

只談創造，而不談天主、人類、基督，沒有意義

如果我們從宇宙學開始，講論受造的萬物，不能不談創造萬物的天主，因為一切東西，不論有生命的，或是無生命的，都是由他而來。雖然時下流行著若干消極的意識，我們還是相信人類

是天主創造工程的極峰。這樣說，並不有意妄自尊大，只是因為這是全能造物主的意願和計劃。因此，談論天主造化的工程，不能不談論人類和他的使命。此外，至少對基督的信徒來說，談論創造，不能不談及基督，因為他是萬物的元首，萬物終必屈伏在他的腳下，並在萬物屈伏於他以後，他自己也要屈服於父，好叫天主成爲萬物之中的萬有。(弗 1:19-23；哥 1:15-20)探討受造的萬物，始自世界，終於「大基督」，這是必然的過程。

只談基督，而不談天主、創造、人類，沒有意義

同樣、如果我們的探討，從基督學的角度開始，就不能不涉及天主，他是萬物的創造者，不但創造了物質的世界，尤其創造了有精神的人類，因爲是在這裡成就了降孕的奧蹟。耶穌屢次宣稱，他降生此世，居我人間，是爲了召喚迷失者，治癒患病者，救贖遠離父家的罪人。在耶穌召喚之聲的響處，我們聽到的是天父召喚的回音；因此，談論基督，不能不談及人類的聖召。既然「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若 3:16)，那麼講論基督，就不能撇開他所拯救的世界而不提。在新約裡，「世界」一詞指「人類」，也指整個受造的宇宙。耶穌拯救的對象，不限於整個人類，也包括整個受造的宇宙，這不是一個新興的觀念。這個觀念的內容，我們雖然不易掌握，但是它是新約裡的一則啓示，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見羅 8:18-25)

(六) 天主的冒險

天主在受造物中物色管家，授以治理受造物的任務，是一項重大的冒險。可以說，這是天主信任度量的試金石。另一塊試金石，是天主不在世間的強者之中，而在弱者、赤子、乳兒之中(8:3)，尋找一塊彰顯「大能的基地」。天主顯示大能的據點不在人們心目中的強者，卻在看來不屑一顧的弱者，如：赤子、乳兒一類的人物：這是天主一貫的做法。

既然天主甘願冒此危險，將造化的工程交給我人管理，宇宙的命運就要看我們人類怎樣執行這管家的任務。作為一個忠實良好的管家，第一重要的態度，就是處理交在他手中的財富，不能任性妄為，因為交在他手中的萬物，不是一批原料，可以隨他個人的心願加以塑造。今日全球性的生態學問題，以及由於不可復原物品的大量增加而造成的物資急速短缺，清楚地顯示了人類在大地管家的任務上嚴重失職。人類不是在管理造化的工程，而是在消耗大自然的資源，就是為了自私的享受，無盡無休地掠奪它的財富。天主所賜的萬物，實是人類的傳家之寶，為了給全人類共同享用。因此，在運用之時，不但不可恣意浪費，污染滅絕，更應維護生態的平衡，給予再生的機會，使能欣欣向榮，生生不息，以便後代的子子孫孫也能享受大自然的美妙果實。

有信仰的眼目是靜觀的眼目，必然受到信光的引導，深入真理的堂奧。在有信仰者的眼中，受造之物永遠是「你手的造化」(8:7)，天主把受造之物交給人類管理，但並不因此而停止他的關懷。天主永遠參與造化的工程，而且是完完全全的參與。對於受造之物，天主不只關懷人類的宗教層面，他關懷一切，包括物質的世界。

此外，在第八首聖詠裡，天主授權給人類治理受造之物，似乎是指人類自身之外的所有的受造之物。這是說：天主並不給人互相治理的權力，天主不欲有些人，高居在他人之上，掌握治理他人的權力。請看這個世紀，幾許大自然的環境遭受破壞，無不與人類之間的爭權奪利、互相殘殺有關。

人類所擁有的權力，沒有一種是絕對的權力。人類對大自然的權力，是有限度的權力，因為這是「授予的」權力。這樣的權力並非與生俱來，即不屬於「人權」的範圍。

這裡，天主甘冒的風險之一，便是在弱者之中安置他「權力的基點」，就是天主把治理大地之效寄望於窮人、弱者、被壓迫者、受剝削者、以及赤子乳兒之類的人物。因此，我們就不用見

怪，爲什麼耶穌教導我們要變成如同一個小孩，爲能進入天國。(瑪 18:3) 也不用驚奇，那種關心兒童福利的靜觀精神，強有力地啓發了許多人士致力於環保的事業。反過來說也是一樣，這是一個蔑視嬰兒出生權利，和忽視兒童天賦權利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毫無尊重大自然環境的時代，又何足令人驚奇？

(七) 雙重處境、雙重使命

天主的冒險在於他所作的決定：天主給了人類雙重的身份。一方面，人是可生可滅的造物，這與其他動物沒有分別——創世紀敘述天主在同一天內造了動物與人，饒有意義！(創 1:24-31) 另一方面，天主提升人類作爲他的管家，代他治理萬物。這並非出於人類的妄自尊大，而是來自天主的恩賜任命。天主仍是權力的主體，人類的生存完全依賴天主；我們處在虛無的邊緣，同時又「稍微遜於天使」。(8:6)

雙重的身份產生雙重的使命。身爲受造物的一員，理應歡呼吟詠，頌揚天主的大能。蒙受提拔高舉，「稍微遜於天使」，理應按照造主的意願，作大地的管家。頌揚與管家互爲歸屬，同生共滅。誦禱第八首聖詠，頌揚聲中，湧出管家的使命；又從管家的意識，返回頌揚的呼聲。工作和虔敬交成一體，難捨難分。兩缺其一，同歸於盡。缺了頌揚，工作不再是管家，或淪爲奴役，或喧賓奪主；缺了工作，頌揚失去了生氣，崇拜淪爲面對權威機械式的鞠躬如儀，而讚詞亦變成裝腔作勢的咒語。人類一旦停止頌揚，遲早要竊取天主權威，自命大地的主人，大事掠奪，荼毒生靈，成爲破壞摧毀的暴徒。今時今日的敬拜儀式，其中大多數空洞無物，因爲它們不再啓發人心，揭示祈禱的崇高價值和迫切需要，導人進入虔誠的頌揚。此外，失去頌揚的工作，使工作的管家特色逐漸消失，工作不再是受自天主的使命，而成爲機械式的操作。工作的高貴動機無處可尋，因爲立足在恩賜上的據點，早已消失於無形。

(八) 耶穌大地的管家

在舊約時代，第八首聖詠不視作為談論默西亞的文字，這是事實；但在新約時代，保祿宗徒以及別的新約作者，卻以默西亞的意義來讀。但是，其中的來龍去脈，不是本文討論的主題，在此從略。不過在這裡，我們要提一提出現在這首聖詠中的「人」和「人子」這兩個名字。可以看出，這兩個名字暗示了耶穌基督，因為耶穌一生言行的節奏，與聖詠所詠唱的節奏，緊相吻合，達到好處。

在這個「人」字中，我們認不出我們人類自己，但是，我們倒認出了耶穌基督的面貌：他稍微遜於天使，(希 2:8)因為他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為應當把持不捨的，卻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如人。(斐 2:6-11)這一發現卻幫助我們在此聖詠中，辨認出我們自己，至少發掘我們原來的面貌，因為，耶穌基督，身為新的亞當，給我們恢復了失掉了的天主肖像，因而為我們掙取到了能力和機會，俾能隨著救主基督，再次晉身為天主的管家，並隨著聖詠的節奏，同聲和唱，頌揚創造宇宙萬物的天主。

在耶穌基督內，以獲救了的人性，我們始能更圓滿地接受此雙重的身份。也只在耶穌基督內，我們得以完成此雙重的任務：崇拜和工作，恭順的愛意和忠實的管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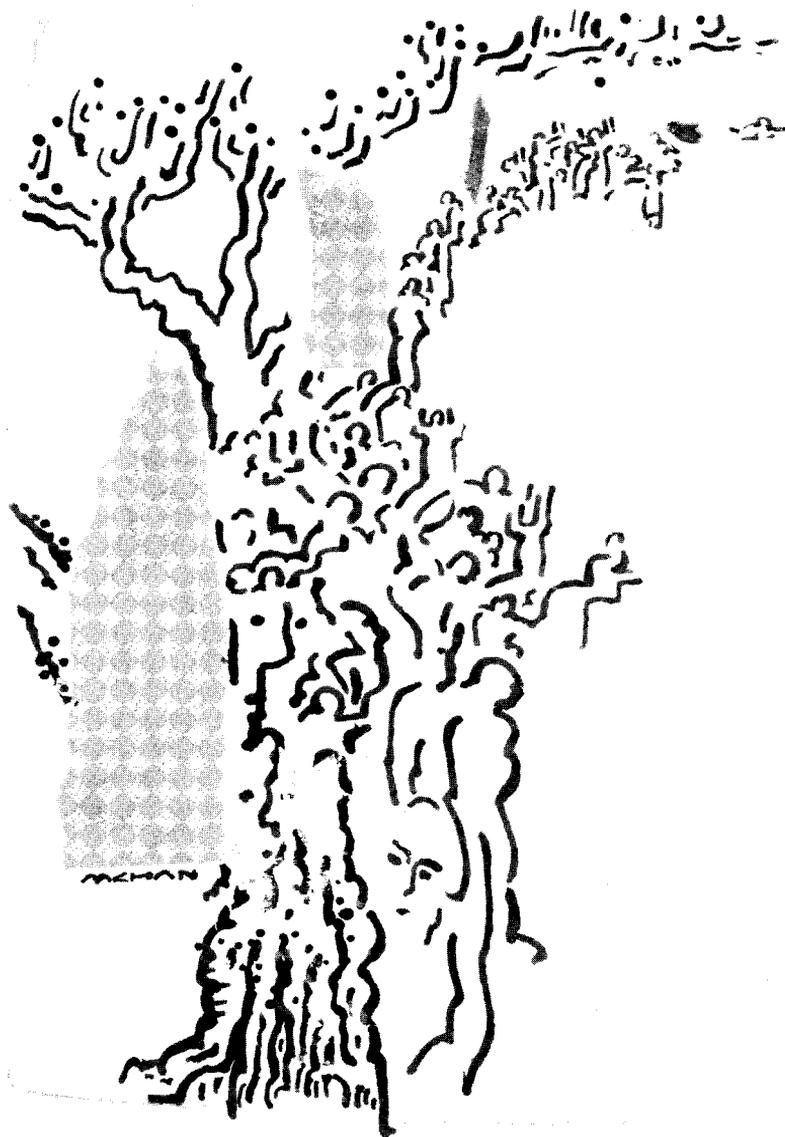
✱

✱

本文的構思取自下列兩位作家：

Aibhistín Valkenburg O.P., *Colún Eibhir: Saol agus Saothar*
Naomh Tomás Acuí. (Ath Cliath, FÁS, 1963), pp.80-86.

Hans-Rudi Weber, *Experiment with Bible Study*, 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983, Part 2, Chapter 1 "Worship and Work", pp. 59-66.



「我心搖擺不定直到在你內找到安息」

陳國明

噢是的！我心搖擺不定，由來已久。讀中學時，海洋生物學是我的志願。結果選讀牙科。讀牙科時，心想轉讀醫科。不過我還是牙科畢業，成為合格牙醫，那是1987年。之後兩年，我先後執業於港大醫療保健中心，牙科醫院，和一個私家診所；同時我在港大兼任研究員和兼職講師。目前，我是一個三歲大男孩的父親，神學學生，希望在未來的歲月裡，在一間中學裡擔任教職。

回顧以往，我個人才能的運用，實際上是一個心靈的旅程。當我發現了我是怎樣一個人，要成為怎樣一個人，當我知道了我從那裡來，要到那位那處去，我不再搖擺不定了。

我是一個有位格的人；生而為人，我有想望，有思想，有愛。許多人說生活是漫無目標的流浪。假使真是如此的話，我可倒楣了，因為我是個有想望的人。假使生命本身根本沒有自己的目標，我所追求的只是空虛，因為除了空虛之外，一無所有。假使生命根本沒有目標，我的想望該受詛咒，因為它驅使我又捉影又捕風。假使生命根本沒有目標，我的理性該受詛咒，因為它驅使我又思索又思考，到頭來卻不外是玩笑，我這個人豈不成了造物主作弄的大傻瓜？

我是一個有位格的人；生而爲人，我要取一個名字。我要成爲一個人物，對別人，也對我自己。但是，我没有可能辨認我自己，也沒有人能夠呼喚我的名字，因爲他們說「個人」不存在，只有人類大團體。在大人類裡，所有的名字均被吸收，全部消失。個人也哉，只是大人類裡承先啓後的瞬間過客。要是個人的意義真是如此，我的愛該受詛咒，因爲它驅使我追求另一個人。假使「個人」——包括「我」——的意義真是如此，我真夠倒楣，也實在愚蠢，混在大人類裡徘徊，淪爲它的奴隸，倒不如乾乾淨淨地自我毀滅。

我愛，我就生活。這是我的經驗。對此，我深信不疑。我愛時，我就獻身於我的家庭、我的學生、和所有的人。此時此刻，「我」這「個人」就饒有意義，這是我的經驗。從此看來，職業也哉，乃是一個通道，把自我通傳給他人；它也是一個途徑，把自我提供給他人，從事職業就是著意豐富自我，充實自我，實現自我。

當我執業牙醫之時，雖然盡忠職守，仍然若有所失，期望找到一個理想的棲息之所。感謝因愛而造生我的天主，派遣他的聖子耶穌基督滿足了我的企求。祂身爲聖子，無時不以天父爲嚮往的目標。身爲基督徒，在聖神的誘導之下，天父亦是心嚮神往的目標，而「兒子基督」就是我的名字。再者，身爲兒子，是走向天父的道路。身爲基督徒，在聖神的指引之下，在基督(道路)內，亦成爲走向天父的道路。一如基督把天父帶給我們，是天人的橋樑；同樣，基督徒因聖神的活力，在基督(唯一橋樑)內，亦是天人的橋樑。千真萬確，基督豐富了我的存在，充實了我的人格，實現了我的自我。

因著基督，在基督內，基督徒從事一項職業，就是乘著聖神聖化的羽翼，成爲天人之間的通道和橋樑，把天父帶給人類。這樣，漸漸地，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萬物重歸於天主聖父。於是，基督徒成了天主用以更新世界的酵母，職業成了透出天父光榮的導體。

光明正在進入大地，驅去漫漫黑暗，然而黑暗並未就此完全消聲滅跡。有的偶像固然已被摧毀，有的卻頑強地依然存在。「自我」和「金錢」兩個偶像顯然衆目昭彰，雞群鶴立，自大戰以來，聲勢日見浩大，現在，不論在資本主義的邦國，或是在共產主義的世界，不論在種族主義的地區，或是在恐怖主義的天下，更坐鎮正殿，登上皇座。它們以無情的鐵腕，統治它們的王國，吞噬人類，腐蝕大地。它們消耗過量的祭品，卻不賞賜生命也不拯救世界。因為它們內沒有生命。它們都是人手的產物，卻狼狽爲奸，聯合起來奴役人類，誠是莫大的諷刺。

夫婦疏遠對方，父母疏遠子女，爲求收入的增加，就是向這兩個偶像的膜拜；沉迷賭博，濫用毒品，導致家庭支離破碎，也是向它們的頂禮。此外，爲了經濟的發展和繁榮，置社會正義於不顧，更是敬禮它們的節日盛典。不幸，偶像的崇拜擴散流傳，無孔不入：它滲透每一個行業，進佔所有的商場；介入社群的交往，扭曲人際的關係。結果，一個猙獰的文明脫穎而出，其威力大如摧枯拉朽之洪流，給人類沖失了一切，只留下一個現世的生命。膜拜偶像的信徒有一條金科玉律，就是：唯有今朝有酒今朝醉，除此之外盡皆虛。於是，何謂職業？它不過是一條維持物質生活水平的安全途徑。捨此無他，因爲除此之外何物之有？

身爲基督信徒，誰有意善用他的才能，爲追求超越偶像所標榜的理想，他是在抗拒時代文明的洪流。他正如主，耶穌基督，孤軍作戰，與世界爲敵。走這條道路，豈是容易的麼？身爲基督信徒，運用他的天賦才能，揀選一項職業，作爲大地的管家，也許只是另一個具體的方式去回應基督踏上十字架苦路的邀請，作出肯定的答覆。從事相同的職業，基督徒與非基督徒雖是同樣地運用個人的才能，作爲大地的管家，雙方卻有一個基本的區別：基督徒是回應耶穌基督聖愛的邀請，而非基督徒乃響應其他神明的號召，在普遍情況中，他們的神明就是「自我」和「金錢」這兩個偶像。

與大自然爲兄弟的典型

亞西西的方濟各

A. Nguyen Van Si, OFM

周國祥 譯

世界變得真快啊，簡直太快了。看起來，一切東西都在隨時隨地爆炸，震撼經濟、政治、社會、倫理、宗教等秩序。新的發展，新的潮流，新的嘗試，還有新的問題和困擾，如浪濤似的此起彼落。現代人似乎被自己興起的巨浪所吞噬，成了自己作爲的犧牲。在這全球性的危機中，出現了生態的危機：動植物成批整族地滅亡消失，大氣層遭破壞又被洞穿，自然的資源受到嚴重的污染，以及諸如此類的凶兆。大自然生機的普遍衰退，常與人際關係的倒退，成雙成對（勞動力在在遭受剝奪，各種形式的分享和參與逐一消失不見，紜紜的庶民大眾加速貧窮的步伐）。面對著全球性的危機，尤其是生態的危機，窮人首當其衝，成了第一個犧牲者。他們毫無前途可言，因爲他們被剝削、被擠迫，在大地上已經沒有了立錐之地。

人類舉步前進，需要有明確的目標，因此需要視野和光線。在摸索中，更需要嚮導，需要楷模，需要英明的領袖，甚至需要聖賢和豪傑。在漫長的歷史中，這些需要人類並不缺乏。菩薩、耶穌、甘地、泰戈爾、與我們同時代的德肋撒修女，就是幾個現成的例子。只是我們應該念及他們，瞻仰他們，投向他們，作爲汲取靈感的泉源。論及與大自然相處，有一個吸引我們注意的人

物，就是亞西西的方濟各，他是天主的人，大自然的朋友，生態學家的主保。這位奇人，有關人與大自然的關係，給了我們什麼啓示？他的生活模式，對我們這個時代，是否富有意義？

(一) 標誌和象徵的世界

聖方濟各靈修生活最顯著的一個特色，就是對天主臨於大自然，臨於人類的歷史，十分敏感。爲他，天地之間，不論什麼，無不美妙；所有的東西，所有的事物，無不是天主的恩賜；什麼東西都給我們講論天主，樣樣事情都把我們帶向天主。恩寵和大自然結合爲一，成爲天主的宇宙。大自然，充塞著天主的臨在，從內部演化昇華，不斷地朝向聖潔和美善。方濟各無論在深山谷道，或是在樹林原野，仰觀高天，俯視大地，一事一物，無不是記號和象徵，標示著造化的智慧，事物存在的意義。一如天真爛漫的兒童，他清晨隨著冉冉上昇的太陽醒來，傍晚，跟著西山漸下的落日，在讚美聲中入睡。因爲「太陽兄弟閣下給我們一個記號」，標示了天主的美好。這就是在他的名詩「太陽歌」中的說法。所有的受造物，日月星辰，冰雪雲雨，花草樹木，飛禽走獸，每一事，每一物，都以獨特的方式，佩帶著造物主的印記，正如聖文德日後所說的：天主臨在所有的東西和事件中。^① 這臨在不是天主本體的延伸（這是泛神論者的論調），他臨在萬物之內，同時亦超越萬物之上。天主臨在萬物之內，固然十分密切，卻不與萬物相混。借用德日進神父的說法，世界是「神的氛圍」。

在方濟各的心目中，宇宙是一個標記，或者更好說，是一套標記。事物的本質與其說在於存在，不如說在於顯示。萬物的價值不在本身是什麼，而在顯示那一位。世上一事一物的存在無不與天主息息相關；在天主內，萬物的潛能得以一一實現；萬物不是一團物質，封閉在自我的小天地裡自生自滅，而是四向敞開，與造物主天主相交往還，無時或息，因爲，它的存在完全來自天主，它的生存成長，無不依賴天主。一朵美麗的小花，一片和諧

的原野，雲雀的歌聲，螞蟻的智慧，莫不高舉方濟各的心靈，頌揚造物主的美善與智慧。面對著大自然的形形色色，驚奇讚嘆，莫可名言，不禁呼喊說：「你是聖的，主，唯一的天主，是你創造了所有的奇蹟異事。」② 多瑪斯切拉諾(Thomas de Celano)是第一位寫聖方濟各傳記的作者，對聖人默觀大自然的特色，指證說：「我們這位有福的旅客，渴望出離這個形如流放的人世，急不能待；然而，他善於利用人世間的一事一物，從中汲取諾大的鼓舞和安慰；他運用萬物作為武器，與黑暗的王子戰鬥；他也運用萬物作為明鏡，為默觀天主的美善。在一切事物中，他驚嘆造化的匠人，把事物所有的美好，歸功於創造它們的主宰。他面對天主手造的工程，歡欣踴躍，又飲水思源，復歸於創造此工程的造物主、天主，他就是宇宙的第一原因，根源和生命。在美好的事物中，他瞻仰無限的美好；他一遇到美好的東西，就為它唱道：『創造我的那一位，看就在這裡，就是無限的美好。』在自然界裡，他無處不見到他至愛者的足跡。在他看來，宇宙大地中的形形色色，真如層層梯級，用以攀登直到至尊的天主台前。」

③

人是這個標誌和象徵世界的一員，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創 1:26)。人與大自然同是天主所造，同為天主的「標誌和象徵」，因此形同手足，親如兄弟。④

(二) 兄弟手足

方濟各熱愛天主，亦深信天主愛他。他沐浴在此愛中，並以言行為此作證。為了解方濟各那激昂徹底的生活，完全絕對的貧窮，以及所領受的神恩和浩浩蕩蕩、源源不絕的喜樂，我們必須一睹在他懺悔生活的初期，所突出的一個特色，就是天主是他父親的經驗。他在追憶悔改的經過時，他承認他一生的遭遇莫不是天主的恩典。以下是他遺囑中的一段：「主於是叫我，方濟各弟兄，開始度懺悔的生活。當我還是在罪惡中生活的時候，一見到

痲瘋病人，就覺得極端痛苦。於是主親自把我帶到他們中間，在那裡，我心產生了憐憫慈悲。」⑤ 這是天主親自使我們心生慈悲，因為祂自己就是慈悲的大父。方濟各於是設法以全心和徹底的愛來回報天主對他的慈愛；他反觀自己，環視大地，無一不是在天大父白賜的恩典。方濟各皈依的一幕是衆所周知的故事。居民都走攏來圍觀這個「天主的瘋子」，亞西西主教亦在現場目睹事情的發展，方濟各當著大衆面前，脫盡了衣服，赤條條地大聲高呼說：「從今以後，我可以真真實實、自由自然地說：『我們的天父了。』」⑥ 真的，確知自己被愛，又能自由地愛人，還有更大的幸福嗎？

在方濟各的心目中，天主是父親；祂出於愛，創造了萬物；整個人類，天地宇宙，加上方濟各，雖然失足犯罪，但天父依舊在愛情中加以再造，天地萬物莫不爲此作證。由於充滿愛情的一言，世界和人類就此定型，原始的混沌成了秩序井然的宇宙。⑦ 這樣，愛情就在創造大地之初，產生了和諧與和平。既然天主是父親，一切受造物都是兄弟姊妹，整個宇宙就是一個大家庭，在那裡，事事物物互爲兄弟和姊妹：太陽哥哥和月亮妹妹，水姊姊和火弟弟，以及其他的兄弟姊妹。每一件東西各不相同，各有自己的特性，似能對立排斥；但是在方濟各看來，萬物皆由天主所創造，而天主是萬物的真原和歸宿，因此，物物之間，沒有真正的對立排斥，而是相輔相成，彼此補足而已。組成生命的四個要素（空氣，火，水，土）方濟各稱之爲兄弟，姊妹，和母親。在「造物之歌」中，他描寫火（連同太陽），水（連同月亮），空氣三者一起造福於土（母親），而土則是宇宙一體的象徵。方濟各愛護世上的一事一物，無人能出其右，因爲萬物都是造物主聖愛的化工，又在他的聖愛中繼續生存。哲學大師斯德望吉爾松（Etienne Gilson）寫道：「如果世上真有一人，與他所接觸的有生或無生之物交往契合，形同兄弟手足，就是他了；他的心靈，道道地地基督徒的本色，對他來說，愛天主的化工，愛天主本人，根本是二而一，一而二，同一件事情。」⑧

(三) 獲救的世界

人犯了罪，只顧愛自己，不愛天主在萬有之上，把受造物放在造物主以上。人否認天主至高無上的主權，並拒絕他的恩寵，結果神志不清，心靈迷失，導致整個受造界秩序大亂。因此，人連同整個宇宙，需要外來的救助，為能再次掌握存在的意義，重新踏上正確的旅途，為能抵達生存在世的終向，就是萬有真原的天主。這復新和再生的恩寵已在基督內賜給了我們。天主賜給我們這無償的恩寵也是由於他對受造物的無限大愛，耶穌的十字架便是宣告這愛的有力號角。聖保祿寫信給哥羅森教會的信徒說：「藉著基督，天主使萬有，無論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與自己重歸於好。」(弗 1:20)

方濟各所堅信的救贖是宇宙性的獲救，和普世性的修好，這是基督在降生和死亡的奧蹟中帶給我們的。我們現住的世界，雖然罪惡的陰影繼續存在，但是，這是一個已經獲救了的世界，人子臨在其間，長駐不去。受造之物件件都是方濟各接觸救主基督的媒介。目睹一隻羊兒，就想起除免世罪的羔羊，於是熱淚滂沱而下，不能自己。行路時，他拾起道上的小蟲，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中，唯恐受到途人的踩踏；小小蟲兒使他記起了先知的神諭：「我是一條微蟲，受到世人的踐踏。」這一類軼事，在他的傳記裡，到處可見。對一個習慣作科學分析的頭腦來說，這種行徑似乎違反人的情理。但對一個在熱愛中的心靈來說，原野中的細草花朵，夜空裡的浮月星光，無不浮現所愛者的臉龐。方濟各熱愛基督，與基督形影不離，是他念念不忘的心願。生活中的際遇，在他四周的一切，都是基督在世生活的信物，在在煽起他熱愛基督的火焰。為象徵天主的長駐人間，方濟各發明了馬槽，目睹馬槽，瞻仰再造天地、恢復人間手足情誼的基督。在這位亞西西的窮人看來，暴力和失去容忍，一再使大地陷於混亂。因此，他大聲疾呼，勸諭大家在萬事之先，務必尋求耶穌基督帶給我們的寬宥與修好。他高唱一曲太陽歌，其中一句這樣說：「我主，願你受到讚美，因為有人本著你的愛心，寬恕了仇敵，扶持了病人，

安慰了憂苦的人。」^⑨ 在世界的中心豎立了十字架；這是新的生命樹，取代了創世之初，種植在地堂裡的那株。基督的十字架是宇宙的生命樹，種植在新天新地裡；兄弟手足的情誼、融合和諧的合一，便是基督拯救大計的目標，也是新天新地的藍圖，不限於我們人類，也及於宇宙萬物。一切受造物，都熱切地等待著上主最後的顯示（見羅 8:18-25）。在整個宇宙走向基督的途中，人擔任著特殊的角色，就是作和平的使者。感化古比奧（Gubbio）兇猛的惡狼，成為溫良和善的狼兄，是眾所周知的故事。這個故事也許真有其事，也許是一個罪人皈依的寫照，也許是取自古代的一則寓言，^⑩ 究竟如何，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作者的用意：就是借此故事來告訴讀者，在這個充滿衝突和混亂的大地上，方濟各是和平與希望的先知。說方濟各是「大自然的兄弟」，這話一點也沒有過份。

（四）身無長物與大自然為親

一切都是天主的恩賜，這是方濟各深信不疑的事實。凡是有價值的，他都歸於天主。他說：「一切美善，都屬於天主。」他教訓他的徒弟說：「你們務必確信不疑：除了惡習罪過之外，我們一無所有……應把所有的美善都歸於主，尊貴無上的天主；心裡承認所有的美善歸於他；知恩感謝所領受的一切，因為一切美善都來自天主。」^⑪ 為此，無論那個會士，都不應私自佔有天主的恩惠，而應身無長物，在貧窮中跟隨主，耶穌。貧窮是導向自由的康莊大道，是愛的必要條件。至於貪婪，足以摧毀心靈的平安，把我們幽禁於自我的一角。一次，一個初學修士再三要求准他擁有一小本聖詠集，方濟各對他說：「當你有了一小本詩集，就會再要求擁有一大冊日課經；當你有了一大冊日課經，就會登上寶座，狀如一位高級神長，發號司令說：快把我的日課經拿來！」^⑫

自由的心靈，才能有真愛；對事物一無牽掛，對天主一往情

深的心靈，就是晶瑩純淨的心靈，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天主在愛中創造了天地萬物，又把萬物交付給人，囑他治理：「天主將人安置在伊甸的樂園內，叫他『耕種，看守樂園。』」；「天主用塵土造了各種野獸和天空中的各種飛鳥，都引到人面前，看他怎樣起名」（創 2:15-20）。由此，我們可以說，人蒙召為繼續天主造化世界的工程。

破壞大自然，霸佔大地的資源，是瘋狂荒謬的行爲，也是對天主的愛心施暴，同時也是否定人類自身的尊嚴。天主把大地交給我們人類，不分彼此，並叫我們守護耕種，爲了公衆的利益，生產果實。守護大自然，在維持生態平衡的原則下運用大地的資源，這一規則，導源於天主聖愛的法律。但是除非人淨化心靈，割除貪愛事物的戀情，要他切實地遵守這個規則，無異是緣木求魚。囤積霸佔是製造紛爭離間，而貧窮知恩卻促進共融合一。方濟各是以安貧樂道的精神，和自由無羈的心靈，熱愛天主和他的造化工程；對待受造之物，他常懷著神聖的虔敬，並以毫無牽掛的自由，熱愛萬物。下面的一則軼事給我們講明了，有了貧窮的精神，才能愛護萬物，與萬物爲伴，和萬物同樂：

聖人居室近傍，有棵無花果樹，樹上有隻蟬兒，不時放開嗓子長鳴。一天，聖人一團和氣，向牠伸出了手，對牠說：「到我這裡來，蟬姊姊。」牠好像有理性的，就飛過來，攀在聖人手上。聖人又對牠說：「唱罷，蟬姊姊，盡情地唱罷，讚美創造你的主宰。」蟬兒就知了知了的大唱特唱起來。聖人也和聲同唱，一起讚美天主。蟬兒不斷地鳴唱，直到聖人命牠停止，牠才收聲。這樣一連八天，天天如此，寸步不移地停在原處，忠心耿耿地唱個不停。每次聖人走出小室，總要用手指輕輕地拍拍牠，囑牠繼續鳴唱，牠聽命如儀，總是唱個不停。最後，有一天，聖人對他的小同伴說：「現在，我們要給蟬姊姊一個假期；你的鳴唱使我們很開心，現在夠了，我們不可貪得無厭，尋求虛假的快樂。」蟬兒聽了，就振翼起飛，一去不返，渡牠的長假去了。⑬

(五) 乾坤揭主榮

蟬姊姊的鳴唱，邀請我們讚美天主，其實，宇宙間的一切都邀請我們讚美天主。「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急切尋覓你。」(詠 62) 本著這精神，方濟各偕同大自然頌揚天主；自太陽在早晨冉冉升起，直至在黃昏日落西山，爲了天主在一天內所賜的各種恩惠，爲了天主所創造的蒼天大地，和其中所有的美妙事物，時時刻刻讚美頌揚天主說：「至尊、全能、無限美善的天主，讚揚、光榮、名譽、祝福都歸於你……我的主，願你和受造物，尤其是太陽兄弟閣下，同受讚頌……」他叮囑他的弟兄們要謙卑自下，安貧樂道，因爲，他說：「天空之下的所有受造之物，各以其獨有的方式，侍奉它們的造物主，它們認識、服從它們的造物主，超越我們以上……我們還有什麼自傲之處呢？」^⑭ 方濟各也邀請萬物聯同他一起讚美天主，向天主祈禱。他給鳥雀講論天主，他同隼鷹詠唱日課，他勸諭火弟弟要像天主那樣和氣近人。方濟各和萬物的交誼非常深厚，他和萬物融合在一起，猶如一支交響樂隊，奏出美麗的樂章，讚美創造他們的天主。

(六) 結語

簽名印章都是作者留下的標誌。造化工程是一件聖事，是一部神學著作，因爲它們給我們講論天主，或者更好說，天主在它們內向我們發言。通過創造工程，在受造物內，天主顯示了他的慈善和忠信，又本著此慈善和忠信，使宇宙繼續形成，並給萬物分施生命。方濟各的忠徒聖文德，目睹人類面對天主的神妙化工，竟然視而不見，麻木不仁，感到驚訝不止；他說：遲早有一天，萬物要聯合起來聲討的。

感受不到造物光輝的，是瞎了眼。聽不到造物呼聲的，是睡昏了。面對著浩大的化工而不發一言讚美造主的，是個啞巴。目睹了衆多的標記卻認不出原因的，是沒頭腦。

張開眼睛看看，豎起耳朵聽聽，運用口舌嚐嚐，心裡好好想想：讓受造物開啓你的眼睛、耳朵、口唇罷；接受它們的邀請，讚美、愛慕、事奉、光榮、敬拜天主罷。否則，可要小心了，萬物將要起來聲討你。因為，爲了他們的麻木不仁，「高天下地將聲討這些沒有頭腦的愚人」，至於爲那些明事達理的智者，大地卻是喜樂的泉源，他們能和先知同聲說：「上主，你的化工使我樂滿心中；在你手創的工程之前，我歡天喜地！上主，你的工程何其偉大！你以智慧創造了一切，大地充滿了你的恩賜！」⑩

註釋

- ① Saint Bonaventure, *De reductione artium ad theologiam*, n.26 :
cfr. *De scientia Christi*, q.2, ad 11: "...Dieu est intimement présent à chaque réalité créée".
- ② François d'Assise, "Cantique de Frère Soleil", *Ecrits* (Ed. Sources chrétiennes, Paris 1981) 343.
- ③ Thomas de Celano, *Vita secunda*, 165.
- ④ Cfr. Nguyen Van Si, *La théologie de l'imitation du Christ d'après saint Bonaventure* (Roma 1991) 67-73.
- ⑤ François d'Assise, "Testament" dans *Ecrits* (Sources chrétiennes, Paris 1981) 205.
- ⑥ Thomas de Celano, *Vita prima*, 107.
- ⑦ "Cosmos" selon son étymologie signifie "ordre" tandis que le chaos est désordre.

- ⑧ E. Gilson, *L'esprit de la philosophie médiévale* (2e éd., Paris 1944) 131.
- ⑨ François d'Assise, "Cantique de Frère Soleil" dans *Ecrits* (ed. Sources chrétiennes) 345.
- ⑩ *Fioretti* 21.
- ⑪ François d'Assise, "Admonition 7" et "Règle 1221, c. 17" dans *Ecrits* (Sources chrétiennes) 101 et 155-157.
- ⑫ *Légende de Pérouse*, 70-73.
- ⑬ Thomas de Celano, *Vita secunda*, 171.
- ⑭ François d'Assise. "Cantique de frère Soleil" et "Admonition 5" dans *Ecrits* (Sources chrétiennes) 343 et 99.
- ⑮ Saint Bonaventure, *Itinéraire de l'âme vers Dieu*, c. 1. n. 15. (Trad. H. Duméry, Paris 1981) 43.



中國文化與綠色思想

徐錦堯

綠色思想並不同於環保。綠色思想是一種對世界的看法，一種人生觀、人生態度，它調節人和世界、和大自然的關係，並找到人在大自然中的定位。環保只是有綠色思想者的外在生活表現，是綠色精神的外溢。

綠色思想認為人和萬物是一體的，人是整個創造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人類的命運與大自然交織在一起。他們不是大自然的主人，更加不是暴君和破壞者。他們必須成為大自然的好朋友。因此，人對物、對大自然的最基本態度應該是愛惜、珍惜、善用和保護。中國人很喜歡說的「惜物」和「惜福」，就是這種精神的最佳寫照。

中國傳統文化中充滿了綠色的思想和精神。我們今日見到在中國大地上的毀林和污染，並非源自中國文化，而是追求高成長和過分「走資」（強調消費主義）的結果。

我在拙著《新民》中，曾用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去描寫中國文化的特點，這些特點剛好亦充滿了綠色的精神。現在試分述如下①：

(一) 鄉土文化

中國自古便以農立國，現在還有八成左右的人口以務農為業。對於農人，土地是命根子，是使他們累世居於同一地方的重要因素。一個圍繞著土地而長大起來的民族，對土地和大自然必然有感情，亦會自覺地將自己的命運和大地連結起來。所以中國人連死去也要葬在他那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上。而大地正是孕育綠色精神的搖籃。

(二) 大陸特性

中國文化是典型的大陸文化，在整部《詩經》和《楚辭》中，幾乎完全沒有關於「海」的記載。孔子說：「智者樂山，仁者樂水；智者動，仁者靜。」

海洋波瀾壯闊，變幻莫測。而大陸的變化卻是緩慢的、不知不覺的，即使暴風雨的來臨，也可以成為詩人袁牧筆下清新可愛的小詩：「雨過山洗容，雲來山入夢；雲雨自往來，青山原不動。」中國文化就是一個這樣平淡舒徐，屹立如山的文化，一種清新、落實、中庸、不極端、不激進的文化。中國文化成長於不知不覺之中，正如四時的代序、草木的發榮，「不見其生，日有所長」。中國連教育也是要達到如「春風化雨」一般的地步，所謂「禮之教化也微……使人日徙善遠惡而不自知也。」（《禮記》）

大陸人的智慧是深沉的、不露形跡的，他們對生命的體會十分深刻、因為那是千百年來，面對著同樣的環境和同樣的事物所萌發出來的自覺和領悟。

這也是綠色精神的特質：和大地結合起來，扎根在大地之上，使人與大自然混然成為一體，不求征服大自然，但求與大自然和諧相處。

(三) 月亮的民族

中國的曆法雖然是陰陽合曆(例如中國的春分和秋分等日期，便與陽曆相同)，但主要還是按月亮的變化而計算日子。月亮的民族與太陽的民族(例如西方的歐洲)，在性格上有相當大的差異。太陽是一條線地東昇西落，永遠向前的，月亮卻有「陰晴圓缺」，有一種周而復始的循環；它每晚的樣子都不相同，但在不同之中，它的變化程序卻是每個月都相同的。這是一種既「變動」又「常恆」的循環，代表創造性和規律性的結合。太陽的民族不強調循環，他們喜歡義無反顧地往前直衝，這是一種進取性和征服性的表現。月亮的民族則強調在創造和生生不息中的循環、規律和限制。月亮民族不強調一往直前的創發，而強調和諧與順天應人。他們認為生命的最高智慧，在乎能接受限制，而又能穩步地成長；在人生成敗得失的循環中，能保持著「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的樂天知命的安詳態度。月亮的民族在參透生命之後，內心所享的安寧，就像秋天的夜空那樣澄朗、悠久而寧靜。這正是綠色精神的最高境界之一。

(四) 感受大自然的脈搏

大陸和月亮兩者使中國人對大自然產生了感情，也使中國人願意追隨大自然的節奏，成爲一個最能感受大自然脈搏的民族。中國人的這種性格很清楚的反映在我們的節日上。農曆中的廿四節氣，是大自然變化和跳動的脈搏，告訴人們大自然現在循環和運轉到了那一個階段。中國人的節日，也多與大自然有關。例如：清明與重陽是正當春夏之交、秋冬之際，適宜登高遠足，並藉此機會而追懷先人；端午是在初夏之時，最宜在綠波中暢泳，連帶緬懷民族中一位代表忠勇與節烈的豪傑之士——屈原；而夏夜與中秋，天朗氣清、星月皎潔，最宜在庭園或田野中仰觀天象，欣賞宇宙的玄奧與造化的神奇，於是七月七日的乞巧節和八月十五

日的中秋節也就應運而生了。中國人最看重的農曆新年，也是與大自然和月亮有關的。除夕是過去一年的終結，以殘月來代表；初一則是「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開始，以新月來象徵，直到十五的元宵佳節，月亮變化到最圓滿的時候，新年才正式結束，代表新年的意義，正是一個由月缺到月圓，由舊到新的過程和創造。生命於是充滿生機，新年於是充滿希望。

多少年來，中國的節日把人帶到大自然的懷抱裡，讓人能欣賞天地的遼闊、歷史的悠久，和人生的奧妙。中國的節日把人與自然和歷史聯繫在一起，使人對大自然和對過去產生一份親和的感情，對自然產生敏銳的觀察力，對歷史產生撫今追昔，和承先啓後的責任感。在這個角度下，中國人不單有綠色思想，簡直便是一個在綠色環境與文化中成長的民族了。

(五) 中國文化對物有情

中國人喜愛大自然。無論是詩人、墨客、隱士、田園生活的歌頌者、宇宙神奇的讚嘆者、超塵脫俗的高僧、浪跡天涯的旅客，他們都是大自然的好朋友。中國藝術中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文人畫——也是以山水為背景，或者是以蟲、魚、鳥、獸、花、草、竹、石之類屬於大自然的東西為對象的藝術傑作。中國人在新年中喜歡插桃花、擺水仙花等，是要將大自然帶回家中；舞獅舞龍，更是要顯出四海歡騰，人、物同春的氣象。中國特有的園藝、假山、盆栽等，是企圖在方寸之內，顯出大自然的氣魄，把大自然溶入人們的生活領域之中。

中國人從不把世界與人對立起來，也不把大自然僅僅作為一個要被征服和統治的對象。中國人樂於與大自然和諧共處，連中國的「神仙」，也被描寫成是大自然的好朋友；他們居住的仙山洞府，無不是有蒼松翠竹、奇花異卉作點綴，並有祥雲繚繞；他們愛惜動物，所以吃的是蟠桃類的仙果，飲的是玉液瓊漿，所用

的坐騎，無論是仙鶴或仙鹿，或是凶猛的虎、豹等，也一律變成了神仙之友。單看一幅觀音坐蓮花圖，我們便可以感受到人與物之間是多麼和諧與協調。

中國人愛惜用過的物件，他們的節儉習慣使他們從不輕易把東西拋掉。他們主張愛屋及烏、仁民愛物，認為民胞物與是偉人應有的心胸。牟宗三認為孔子的仁「以感通為性，以潤物為用」，正是中國人對物有情的重要特色，而這便是綠色精神。

(六) 唐詩與綠色意境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
霜葉紅於二月花。（杜牧：山行）

這是一首充滿綠色意境的小詩。它描寫在深秋時節，山林裡已經很有些寒意了，詩人還在彎彎曲曲的山路上駕車慢行。石板鋪成的山路蜿蜒地向上伸展，一直伸向白雲深處。漫漫的雲霧遮斷了詩人的視線，稀稀落落的幾處房舍在雲帶裡時隱時現，那該是山裡的人家吧？這時詩人對眼前黃昏的景物已經十分嚮往，於是他驅車繼續前行。忽然山迴路轉，眼前出現一片火紅的楓林。在斜暉的映照下，楓林好似染了一層胭脂，又像落下的一片彩霞，那經霜的紅葉啊，比二月的春花還要紅艷！面對著這明媚的春光和楓林美景，詩人欣喜萬分，為了盡情享受這可愛的景色，他不由得停車山前，徘徊林下，久久、久久不願離去……。

類似上述的文學作品，在中國的典籍中俯拾即是；田園詩人在中國歷史中似乎也特別的多，歸隱或隱居田園更代表了清高和不與世俗共浮沉的風骨。這是一種植根於內心深處的綠色人生態度，不只是要求環保而已。

(七) 結語

我們活在一個環境中，它包含了陽光、空氣、水分、大地、海洋、綠草、鳴禽……，這一切既是屬於你，也是屬於我，更好說這是人類共有的遺產，是上主給全體人類的最大禮物，誰也無權破壞。它曾經屬於我們的祖先，現在到了我們的手中，我們還要把它傳給我們的後代，直至千秋萬世。

其實，基督徒所說的天國，也包含萬物與人類的共同救贖(參閱羅 8:18-30)，我們必須善用萬物，使它們能和我們一起讚美那創造萬物的大主宰，因為上主所創造的，本來就是一個十分美麗的世界。這個世界值得我們「以愛相待」——擁抱它；或至少「以禮相待」——不要冒犯它。

初期教會一位教父亞歷山大的克萊孟(150-216 A.D.)曾說：「(基督降生前)人類的正確導師就是那些古哲人，他們受天主默啓，作了聖言(Logos)的工具，給自己的國家教導了超性的真理。」如果我們審視中國文化中那些精彩的綠色成分，並看到這些思想是多麼的符合聖經精神時，我們便不能不承認，天主老早已藉著我們民族中的先賢向我們啓示了永生的真理。

註釋

①徐錦堯著《新民》pp.97-143。

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

周弘道

兩千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已有環境保護和自然保育的思想。例如孟子對梁惠王說：「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梁惠王上)他的意思是說：深池裡不用細網，魚鱉就吃不完。按照時令入山砍伐，木材就用不盡。

兩千年後，濫墾盜伐比比皆是，錦繡河山落得滿目瘡痍。不但破壞自然景觀，而且造成污染，貽害子孫。有心人士有鑑於此，大聲疾呼，提倡環保運動。各國政府也制定法律設法遏止狂瀾。美中不足的是：人們往往以為環境污染是科技與經濟發展的後果，補救之道不外乎改良科技，制定法律……等。殊不知這是一個道德和倫理問題。因為科技是中性的，有如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全看人如何運用？換言之，科技發展之後，人得福或受害全繫於人心。所以，環保工作單從經濟觀點(維護資源)或人道主義(維護健康)出發是不夠的，必須以宗教精神，從心靈建設著手。既然環境污染是由人造成的，淨化環境也應該由人本身做起。既然人心是最大的污染源頭，那麼心病還須心藥醫。必須從根救起才行。俗語說得好：「誠於中，形於外。」故環保工作應從兩方面着手：一方面以立法手段……等保護物質環境，另一方面以宗教精神淨化人心。前者治標，後者治本。雙管齊下，才能收效。

近年來，宗教界有鑑於環境污染愈來愈嚴重，紛紛加入環保行列。依據各宗教教義從事淨化心靈的工作。佛法在這方面的資料非常豐富，可從理、事、時、空不同的角度去探討。例如四聖諦、十二因緣、依正二報、五戒以及歷代高僧的宏論等。由於篇幅關係，我們只能從基本佛法中選慈悲、布施、戒殺、放生、福田、因果等思想，略加說明，以見佛法對環保能有很大的貢獻。

(一) 慈 悲

大乘佛法的慈悲心可說是環保思想的基礎。《大智度論》曰：「大慈，與一切衆生樂；大悲，拔一切衆生苦。」大乘的慈悲精神是我國佛教的特徵，而菩薩是大乘佛教的修行者，也是環保的實踐者。他們不但對於一切有情慈悲爲懷，而且對於禽獸魚蟲，甚至花草樹木也愛護備至。

這種慈悲精神，發而成布施行爲，轉而爲戒殺思想；戒殺思想再進一步，成爲放生思想，最後發展爲素食主義。《梵網經》曰：「若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斷大慈悲心種子。一切衆生見而捨去。是故一切菩薩不得食一切衆生食。食肉得無量罪。若故食者，犯輕垢罪。」以上種種對於環保都是極大的助力。

(二) 布 施

布施在菩薩行中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菩薩的行爲就是六度（六波羅密），而六度以布施居首。這說明布施是菩薩成佛的重要條件。佛陀在因地修行時，不但有財施、法施和無畏施，甚至還有捨生的事跡。《本生經》中割肉餵鷹，投身飼虎，施身聞偈……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至於布施的目的，《優婆塞戒經》說得很清楚：「智人行施，

爲憐憫故，爲欲令他得安樂故，爲令他人施心故，爲欲破壞諸煩惱故，爲入涅槃，斷於有故。」布施行不可有期待報酬的心理，不然就不是真布施。《優婆塞戒經》曰：「智人行施不爲報恩……」。

總之，布施別無他求，只是爲了衆生的安樂，完全出自個人的慈悲心。而且，真布施必須達到三輪體空的境界：布施者、受布施者、所布施之物，三者同時須作空觀。《心地觀經》曰：「能施所施及施物，於三世中無所得。」換言之，忘卻布施者自己，忘卻受惠者，忘卻所施之物，方能稱爲真布施。這種布施精神落實到環保層面上，就是犧牲目前個人的享受，布施給子孫一塊淨土。由此觀之，真布施爲環保能作的貢獻不言可喻。

(三) 戒殺

佛弟子慈悲爲懷，對於有情的生命固然不敢加害，即使鳥獸蟲類，甚至山川草木，也都一律尊重。不隨便攀折花草，砍伐樹木，也是不殺戒中所提到的。

《梵網經》曰：「佛子，若自殺、教人殺、方便讚嘆殺、見作隨喜，乃至咒殺、殺因、殺緣、殺法、殺業，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是菩薩應起常住慈悲心、孝順心，方便救護一切衆生。而自恣心快意殺生者是菩薩波羅夷罪。」所以，不但親手殺是造殺業，即使教人殺，或用心計構成殺，或是詛咒殺，讚嘆殺，甚至見殺而歡喜等，均與親造殺業同罪。

《涅槃經》曰：「一切衆生悉有佛性。」這種一如平等的思想，指出人只是自然界的一份子，不是自然的中心和主人。這不但強化了戒殺的思想，對於環保也有極大的助益。

依據六道輪迴之說，殺生食肉如同殺親人而食之。《入楞伽經》曰：「我觀衆生，輪迴六道，同在生死，共相生育，迭爲父

母兄弟姐妹，若男若女，中表內外，六親眷屬。」《楞伽經》曰：「一切衆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嘗爲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肉。」《梵網經》也說：「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換言之，不論鳥獸魚蟲都是過去的父母兄弟所轉生。因此，對衆生發慈悲心就是行「大孝」，功德甚大。

《梵網經》曰：「若佛子，不得蓄一切刀杖弓箭鉞斧鬥戰之具及惡網羅殺生之器。一切不得蓄。而菩薩乃至殺父母尚不加報，況餘一切衆生。若故蓄一切刀杖者，犯輕垢罪。」故不但不許殺生，連持有殺生的工具亦爲律所不許。這樣嚴格的戒律對於環保的貢獻，明若觀火。

(四)放生

戒殺與放生同出一源：慈悲。慈悲的消極面是不傷害衆生，其積極面則是救助解放衆生。換言之，從尊重生命，進而救護衆生。

《梵網經》曰：「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故常行放生業，生生受生，常住之法，教人放生。若見世人殺畜生時，應方便救護，解其苦難，常教化講說菩薩戒，救度衆生。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應請法師講《菩薩戒經》福資亡者，得見諸佛，生人天上。若不爾者犯輕垢罪。」在父母兄弟的忌日，請法師讀誦或講解《菩薩戒經》，以此功德迴向亡者令升天上或人間。這種作法更使放生思想發揚光大。

《楞嚴經》曰：「若諸衆生，愛統世界，保護衆生，我於彼前，現四天王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

事實上，爲了實踐放生，不但要創立放生會，設置放生池，尤其要常施教化，解除衆生精神上的困苦，使其常得安樂。

(五) 福田

福田是產生福報的田地。如果對佛行了布施，有如在田裏播下了種子，到秋天就可以收穫。故佛稱為福田。以後此一思想逐漸開展，福田分為敬田（指佛法僧三寶）、恩田（指父母師長）、悲田（指貧窮者……）等。

悲田即慈悲之田，包括一切貧困者在內，連畜生亦不例外。對悲田行布施，救護一切衆生，功德最為殊勝。《法決疑經》曰：「我於經中處處說布施者，欲令出家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貧窮、孤老乃至餓狗。我諸弟子不解我意，專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寶，悲田者貧窮孤老乃至蟻子。此二種田，悲田最勝。」由此觀之，大部份環保工作就是對悲田行布施，功德無量。

值得注意的是福田思想出自慈悲心，並不是求報布施。《優婆塞戒經》曰：「善男子，云何明為波羅密耶？施時不求內外果報，不觀福田及非福田，施一切財，心不吝惜，不擇時節，是故名為施波羅密。」

既然如此，福田從三寶一直延伸到畜生。這樣如法布施，莫大的功德自然來集。《優婆塞戒經》又說：「施時不觀福田、非福田施。若能如是行布施者，報逐是人，如犢隨母。」換言之，若以憐憫心布施，福報之來集，一如牛犢之隨其母。從事環保工作者，雖不求福，五福自然臨門。

(六) 因果報應

一切事物皆由因果法則支配。善因產生善果，惡因產生惡果。《無量壽經》曰：「天地之間，五道分明，恢廓窈冥，浩浩茫茫，善惡報應，禍福相承。」《瑜伽師地論》所說的「已作不失，未作不得」一語，揭示了佛教因果論之特點：任何思想行為必然導致相應之後果。反之，不作一定之業因，不會得相應之結果。故

人污染環境所種的惡因，必定得到惡果。這是所謂大自然的反撲：

山河大地皆佛身，娑婆世界即淨土

禪宗詩歌中與環保有着直接關係的，當推蘇東坡的這首詩：

溪聲盡是廣長舌
山色豈非清淨身
夜來四萬八千偈
他日如何舉似人

有一天晚上，蘇東坡夜宿東林寺。當他欣賞東林寺的夜景之後，寫下了上面這首詩。他說：東林寺外溪水的聲音，正是世尊用他又廣又長的舌頭（廣長舌）宣說佛理的美妙聲音；而寺後的山色，也正是世尊清淨無垢的身體。一夜之間，他用四萬八千首詩歌來宣講美妙的佛理。將來如何把它們傳授給別人呢？

蘇東坡的意思是：山河大地和它所發出來的天籟，其實就是釋迦佛的美妙身體和悅耳的聲音。他雖然沒有提到環保的大道理，卻指出環保的基本理念：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由於山河大地皆佛身，對於佛弟子來說，保護環境成了必要的修持工夫。

在禪宗的典籍中，相仿的詩歌甚多。例如楚石禪師的這首詩歌與環保也有著直接的關係：

此身閒逐片雲孤
明月清風何處無
盡大地人教作佛
一莖草上一金軀

他的意思是：既然山河大地都是釋迦佛的清淨身，其中每一個人，每一根草都是釋迦佛的金軀（金色身體），他雖然沒有提到環保的大道理，卻指出環保的理念：污染環境就是污染釋迦的清淨身；保護環境就是保護釋迦的金身。

阿彌陀佛西方極樂世界（又稱西方淨土）之信仰在我國流傳很廣。一般佛教徒認為自此世間向西去，經過十萬億佛土，才到

達極樂淨土。可是楚石禪師有詩云：

須知真極樂
不離此娑婆
水鳥談玄久
山禽念佛多

他的意思是說：水鳥（與一切事物）早就在為我們談論玄妙的佛理，山禽也在念神聖的佛號。極樂世界就在這娑婆世界中。想要往生極樂世界的人們，愛護這娑婆世界吧！極樂世界的「八功德水」和樹木會說美妙的道理，而禽鳥也會念神聖的佛號。同樣，娑婆世界中的水鳥山禽，乃至花草樹木，山河大地，當它們還未受到人們殺害、污染、破壞時，早就為我們談玄說妙，念誦佛號了。

楚石禪師接著勸告我們不要：

參學假菩薩
蹉過活彌陀
欲步金蓮去
其如未徹何

他說：有些人想要往生極樂世界，端坐在蓮花上，可是沒有徹底了解佛教環保的道理。他們都是「參學假菩薩，蹉過活彌陀」，如果你心靈清淨，因而能保護環境，楚石禪師所說的極樂世界就會顯現出來。

總之，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不論看見甚麼都會起慈悲之心，希望眾生離苦得樂。《華嚴經淨行品》曰：

若見高山	當願眾生	善根超出	無能至頂
見樹葉茂	當願眾生	以定解脫	而為蔭映
若見大河	當願眾生	得於流果	入佛智海
若見流水	當願眾生	得善意欲	洗除惑垢

結 論

本著佛法的精神可以讓環保工作落實，由人心的淨化，擴展為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淨化。台灣法鼓山的理念和方針值得我們參考：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回歸佛陀本懷，推動世界淨化。

達賴喇嘛說：「世界變得愈來愈小，彼此間的關係也愈來愈密切。生命的特徵是必須大家共同負責。不但國與國，人與人，而且人與別的生命之間莫不如此。（這種觀念）比以前任何時代更急迫，更需要……讓我們重新捫心自問？一、祖先留給了我們甚麼？二、我們把甚麼留給子孫？三、現在我們的責任是甚麼？」（1986年6月5日世界環境日講詞）^①

總之，佛教的環境道德可為其他宗教或非宗教團體，提供一些環保教育的重點：對眾生慈悲包容；不是征服自然而是與它和諧共處；替現代人與下一代管理宇宙。換言之，一切生命相互關聯。我們生存在宇宙間，不是「分生」而是「相生」的。各宗教如果攜手合作，一定能淨化人心，進而淨化環境。心靈環保與物質環保雙管齊下，則人間淨土指日可望矣。

註 釋

- ① Cf. *Tree of Life* 1987, p.5. 31, published by Buddhist Perception of Nature, Geneva.

綠色的靈修

魏志立

大地與其中所有的一切都屬於上主！

最近十年以來，曾出現一些以「綠色神學」為題的書籍。這裡，筆者嘗試談談以綠色神學為背景的靈修，或簡稱「綠色的靈修」。

1990年，世界和平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和平文告以「保護環境」為主題。會外人士說，教會當局正式談論這個問題，這是第一次。好像說，教會從來不關心也不談這類問題。果真是如此嗎？幾乎就在教宗發表和平文告的同時，菲律賓主教團的牧函指出濫伐樹林將導致洪水泛濫、侵蝕田地；又警告過量的捕魚，將導致魚產的枯竭；等等。更在許許多多地區，教會不斷地譴責污染土地、空氣和水源：這不是關心大地，維護人類居住的環境嗎？

世界是一個「園子」，我們都是園丁。天主創造了大地，是大地的主人，我們都是他的管家。大地上的一切不屬於我們，我們無權損毀糟蹋，理當珍惜善用。整部聖經，字裡行間，流露著天主創造萬物的智慧，和大自然的美妙秩序。人之受造是為讚美光榮天主。所謂讚美光榮天主，就是瞻仰受造物之壯麗，認識造物主的美善，因而珍惜每一件受造之物，並歸光榮於天主。

大家都認為，亞西西的聖方濟各是教會生態運動的主保。他愛護飛禽走獸，喜好大自然，甚至呼太陽為兄弟，稱月亮為姊妹，並向狼兄狐弟宣講，叮囑牠們頌揚讚美天主。方濟各的風度，應為現代人所認同和接受；他的靈修可奇可愛，用之於今日，豈不適當及時？

聖詠滿是頌揚天主造化妙工的詩句。以此意念作為靈修的構思，多麼美好。它培養珍視物質世界、愛好大自然的心境。香港的居民酷愛自然，理應樂意接受。不幸香港的消費社會卻驅使人們與大自然為敵：琳琅滿目的超級市場，形形色色的紙杯飯盒，是垃圾的不絕源流，又誘使人們隨地丟棄，造成的惡果，十分惡劣，有目共睹。

大自然浩浩然廣大無垠，細微處超越毫末。它遠在遙遙的太空，近在身旁的林木，小室裡的盆景，也是自然的一角，而我們人類也並不在自然之外。人為大自然的司祭，此乃詩人的所見。然而聖經的啓示更為卓絕：人授有權力治理天空中的飛鳥，深海水中的水族，陸地上的爬蟲和走獸。天主創造宇宙中的萬物，都是為了我們人類，人類是基督的，基督是天父的。

我們的身體並非大自然以外的東西，它來自大自然，是大自然的一個部份，而大自然是天主的園子。我們的靈修生活應日益深入自我，體驗自我的為物，欣賞自我的美善，一睹自我的真實面貌。我們的祈禱生活，應是一個內在的淨化過程，就是沐浴於天主的神光，讓治療的光輝照亮無知的暗角，驅除黑暗與罪惡；讓天主的王權臨於我內，擴展又擴展，直至天主的神國在我內燦爛奪目，閃閃生光。這是一個光明對抗黑暗的過程，勝利必須以強力爭取。是用暴力爭取嗎？當然不是！那麼使用什麼力量？這是一個心靈的抗爭，對抗黑暗的勢力，對抗人性的仇敵，這正是靈修輔導的目標，是必須以明智和謹慎小心地進行。這是人性在基督聖寵內的淨化和昇華，不是外力造成的損毀和扭曲。這過程並非沒有克己和自制，但這是在虛偽和不真的陷阱之前的懸崖勒馬，使自我不失去真實的面貌。辨別虛實，認清真偽，在基督的

神光中一睹人性的蓋山，這就是靈修輔導的目標。心靈在刷清了塵污之後，才能借著射入的神光，廣展胸襟，大施雄才，既溫柔又有力地治理天主所創造的萬物。

「綠色」靈修的輔導如何進行？消極方面，不破壞摧毀；積極方面，維護培育。就是造就「拯救」的心態，培植積極參與天主救世工程、在世廣建天主神國的醒覺和熱誠。其幅度包括整個大自然，特別著眼於有形的物質世界，因為物質世界與在其中的一切，也都屬於天主。

今年是福音傳入美洲五百週年，近幾個月來，當地舉行連串的活動以資紀念。這個機會倒使人想起一個不可置疑的事實，就是歐人踏入「新大陸」，導致數以百萬計的土著喪生，好多個民族，如印加(Inca)、阿茲台克(Aztec)、瑪雅(Mayan)等民族湮沒消失。造成這災禍的原因，部份是由於傳入了土著沒有免疫能力的疾病，這與愛滋病毒入侵二十世紀人類的情況相似。而當時帶入病毒的歐人，興趣只在黃金，除了搜括剝削，甚至殺戮掠奪之外，那有心思拯救土著於不幸。慘劇於是發生。試觀今日的情況又怎樣？人們豈不是仍在製造毀滅人類和大自然的災難？當然不是用血腥的劫殺，而是用什麼什麼商業的技術，或什麼什麼經濟的戰略，榨取「發展中國家」的資源，不論是在非洲、或者是在第三世界。人們唯一的興趣，說漂亮些，是投資的利潤，其實說穿了，豈不是沒有節制的貪得無厭？是這貪婪陷大自然的生態於絕境，也是這貪婪置人類的存亡於不顧。

日本人的興趣劫奪了印尼與菲律賓地區的廣大雨林。但是，這並不是唯一的例子，尚有其他許多國家，甚至災難地區的財閥和政府，他們的行徑和昔日的征服者相差無幾，更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喬治布殊的講詞，可以作為這類計劃的典型例子：我們要推行發展，是不容環保份子阻止的。對此忽視生命尊嚴，罔顧天主法律的發展計劃，教會不能默不作聲，不加以譴責。其實，生意人和企業家也開始看到，在貧窮的社會中，在每況愈下的環境裡，沒有什麼利潤可言。因此他們明白，即使只是為了利潤的

理由，發展計劃也不能忽略環保的因素。以基督徒的身份來說，我們也不可偏於極端，就是不能只顧及平民的利益，而忽視社會的發展，因為我們是造物主助手與同伴，也是奉命為大地的管家和治理者。

貪得無厭為惡，無人不同意。但問題不在知或不知，而在乎如何加以控制。試看，即使在個人的飲食、學識、成就方面，要加以自制，談何容易。對一個龐大的企業機構、譬如像蜆殼石油 Shell Oil 或 IBM 等跨國公司來說，豈不更是難而又難。不過根本的問題卻在於人心，除非個人自我馴服，要求機構自制，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有明文的法律加以限制，甚或運用國際的權威加以制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是沒有效果的。自制的力量，只有一個，就是敬畏天主，承認天主是萬物的主宰；大地和其中的一切都屬於上主。捨此別無他途。

在傳統的宗教裡，污染原是一個有宗教意義的名詞，指由貪婪、情慾所引起的不潔。也許是因為缺少了心靈的聖潔，大地受到了污染。因此，為清除大地的污染，就應從聖潔我們的心靈開始，培養尊敬、愛惜、維護、關懷的態度，提高支援、助長、知恩、讚頌的意識。

空氣質素的每況愈下，構成了今日「空氣污染」的嚴重問題；水源污染的情況不相伯仲；這是最近幾十年來「現代化」潮流造成的結果。科技的進步日新月異，工業化的步伐一日千里，給人們帶來了繁榮和富足；它們是時代的驕子，被奉為創造奇蹟的神明；它們的所作所為，無不受到支持和喝采，從不受到質疑和譴責。它們憑著繁複的形像，頂著「科學」的美名，倚著謹嚴的實驗和精密的計算，傲視同代的名人哲士，備受人們的頌揚和尊敬。靈修導師一般極少涉及自然科學的領域，自然無法問津，更無從探討評論。因此，直到最近，它們所向披靡，從未遭遇勁敵。

筆者參與環保運動幾近二十有年，以我個人的際遇，我可以

說，我所接觸的神學學者和靈修導師，對此問題知之有素者，為數甚少。在 1980 年之前，很少有天主教徒談論環保。如有談及的話，不外是指控人口的增長失卻控制，好似環保的內容只局限於人口問題的圈子。去年七月在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 舉行地球高峰會議中，羅馬教廷表現得很是積極。在會議中，天主教徒以及其他宗教的領袖，十分引人注目。但是，在這裡，天主教徒的言論亦多是針對節育和人口問題。天主教徒較偏重於保障少數民族和貧窮大眾的權利，放緩發展的步伐，以及促進國際的正義。的確，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因為與人類的進步、社會的正義息息相關。我們的靈修應該導誘我們與貧苦的大眾成為貧苦的人，作為他們喉舌，並以行動維護人性的尊嚴。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其超然的終向，蒙召為天主的子女，偕同天朝神聖，永遠享福於天庭。人類是一個大家庭，世間資源的運用，應該為了促進所有人的福利。再者，物資的運用，必須符合節源開流的條件，就是運用必須有限度，有計劃，不可導致物種滅絕，應該給予再生繁殖的機會。就以捕魚來說，捕魚的數量，或者捕捉的方法，應該使魚類有再生繁殖的可能，不是濫捉無度，屠殺魚種，以致魚類由大地上從此消失；又譬如伐木，或擇木而伐，或補植新苗，使大地上的樹林常青。我們的地球是一個行星，在太空裡航行，猶如一艘巨大的太空船隻。在它的綠色實驗室裡，隨著四季的變化，生命新陳代謝，推陳出新，循環不已。然而我們的技術突飛猛進，好似一個威力無比的巨人，不但能夠製造原子彈，毀滅地上所有的生命，還能夠加速現代化的步伐，耗盡所有的資源，導致地上的生命銷聲匿跡。這種可怕的景像，我們已驚見來臨的訊號：程度嚴重的空氣污染，其毒性足以置動植物於死地；毫無顧忌的伐木和採礦，造成森林的消失、資源的枯竭，導致土地受到侵蝕，良田日見減少，生命的存在於是乎受到威脅。這便是大地全面的景像，驚心動魄。我們應該高瞻遠矚，放眼天下，但是必須從目前的環境，腳踏著實地做起。

在我個人的心靈生活中，我曾經歷過沮喪的時刻。環保運動對所見的景像，能夠形成這樣的一個看法：若依照目前的經濟政

策和生活模式我行我素的繼續下去，結局不外是荒蕪和死亡。在宗教史上，有所謂末世性的先知，他們發佈的神諭，與先知先覺的環保份子所發出的驚人呼籲，頗有類似之處。他們督促我們提高警覺，妥作準備。在常年期行將結束，主日感恩祭聖道禮儀中，我們經常可以聽到他們的呼聲：一切都要成為過去，萬物皆被一掃而光。是的，所有一切，除了天主的王國，基督的救援，我們可以說所有的受造物皆被付之一炬，就是投入「火」中焚燒。然而，這「火」難道不是「淨化」的意思嗎？淨化所有的污染：罪過邪惡的污染，荒蕪紛亂的污染；在經過強力的淨化之後，一個「新天新地」脫穎而出，它是由基督的「苦難、死亡、復活」所贏得了的。

基督的福音是一個「希望」的喜訊。天主已將永生的救援許給了我們，我們的生活就應該與此永生的許諾遙遙相對。此喜訊對我們的環境來說，無不適合，因此，我們應向萬物宣揚福音。

天主如此愛了我們，竟派遣他的獨生子降來人世。耶穌，我們的救主，是成為血肉的天主。這樣，基督就是新的亞當，是人類的首生者。由於耶穌基督穿上了我們有罪的人性，我們全體人類受到了祝聖。人是由精神和物質結合而成，是整個受造物的縮影，這樣，我們說：在基督內，整個受造物受到了祝聖，不是很確當嗎？原來，所有的受造物，有形的，無形的，都是在他內受造的。

我對安德烈魯萊夫畫的一幅聖誕像有所偏好。耶穌生在一個山洞裡，黑暗的山洞像徵罪惡。聖母的輪廓狀如一個麥穗，象徵麥子埋在地下死去，為結出新的子粒。賢士和天使叩首致敬，朝拜萬物的元始。周圍的石頭樹木，歡欣踴躍。石頭染著淺青的色調，這是蒙受祝福的光彩。這一切都在耶穌誕生中完成，而耶穌之來是為獻作中悅天父的祭品。

福音的對象是整個人類和所有的受造物。這意念充滿著青春的氣息，正是綠色給人的感受！靈修輔導的目標是引領我們進

入天主的富裕，並使基督的富裕在我們內冒升起來，因此，我們的關懷不應局限於人類的福利，社會的正義，人際的共融，更該推而廣之，遍及所有的受造之物。

會聞有一種四度空間的自我反省：我與天主的關係；我對自我的職責；我對他人的道義；我對萬物的態度。這反省確實觸及我人的生活空間，應是我們靈修生活的幅員。

社會正義雖是流行的話題，也是人們嚮往的思想，但是很多人唯恐得罪權貴，觸怒政要，寧願退避三舍，不敢涉足其間；不少基督徒團體，也在不知不覺之中看樣學樣，隨遇而安，不聞不問。我認爲這是不忠實的意識形態，不相稱基督徒的美名。近年來，環保問題漸受重視，但是它的內容要比社會正義複雜得多。它牽涉到十分龐大的資金，極其複雜的科學資訊，以及整體和周詳的評估和設計。我本人在探討臭氧層、原子能發電、遺傳工程等問題時，屢次感到絕望與無助。因此，我建議大家回到大地是天主園子的比喻，這樣，我們也許樂意加以點綴，妥爲保護，好好利用。我們不是園子的主人，天主才是主人，我們只是天主指派的管家。在這園子裡，我們可以用廣寬的胸襟祈禱：天主是宇宙和萬物的主宰；我們可以瞻仰大自然的壯麗；種類何其繁多，結構何其神妙；我們可以窮究探討；萬物各有其獨特的本性，同時互爲唇齒，結合成爲一個完美的整體。綠色的靈修有助於建立和增進四度空間的關係：上達天主，反求自我，旁對他人，遍及萬物，四面八方，無所不包。亞孟。

復活的靈修與大地的治療

Robert T. Sears, S.J. 著

周國祥 譯

從事環保工作的人，從事治療工作的人，兩者因循的途徑往往不同。前者矚意進化的軌跡、關注物物的相屬；而後者則著眼受傷的個體，少涉及周圍的事物。筆者是治療工作者，治療工作卻逐漸轉移我的視線，自受傷的個體，伸展至四周的環境。在一開始，受傷的個體，是我注意的對象；接著，爲了瞭解導致個體受傷的因由，於是我的視線轉向他的家族，試圖在個體生活的環境中，找到具有破壞性的結構模式；直到最近，我才發現，具有破壞性結構的環境，自身就有治療的必要。我作出這個結論，乃根據以下的幾個事實和經驗。

首先，一地所受的影響，第一來自該地所發生的事件，這是很明顯的。聞名的治療工作者，巴巴拉·什雷蒙(Barbara Shlemon)就經歷過先人暴力遺留下來的惡果。她感到上天有意她在弗羅里達(Florida)克利爾沃特(Clearwater)興建一所治療中心。但是一年過去了，竟無法找到一塊土地。她與兩個同伴就一起祈禱，懇求上天的指引。其中一個同伴忽然想起了當地的土著，她們就回顧這塊土地的歷史，原來她們站立的地方，正是一個古戰場地。在這裡，殖民者與土著，塞米諾勒(Seminole)族的印第安人，發生激烈的爭奪之戰；結果，殖民者得勝，奪得了這塊土地，爲數一萬至一萬五千的印第安人，在這次戰役中被殺。她們於是舉行

了一個修好的儀式，請求印第安人寬恕她們的祖先所幹的暴行。事後的第二天，她們就物色到一塊十分理想的土地。事情那麼湊巧，好像是上天有意借此表示，除非此暴行做了相稱的賠補，天主不願賜給她們這塊大好的土地。後面，我將一談本人在芝加哥的一次經驗，這裡容我簡單地帶起一筆。內戰時，道格拉斯營(Camp Douglas)安在今日的31街、33街和茅舍園林之間。在那裡，約有6000名聯軍在非人的環境中死去。當我們到那裡去做治療祈禱的時候，我見到這塊上好的地段，仍舊雜草叢生，一片荒涼。

其次，我們有些由實驗獲得的證據，顯示植物能夠記得。克萊弗巴·克斯脫(Cleve Backster)是一位心電學家。皮膚的心電反應，便是測謊機的基本原理。一天，他忽然異想天開，把測謊機的兩個電極，接在辦公室裡的熱帶樹上，開動機器，看看該樹對割切有何反應。①反應有是有，但沒有他想像中的那麼明顯；他不妨試試焚燒樹的枝葉，看看有何反應；當他一有這個意念的時候，測謊機就起了劇烈的震盪，顯示了強烈的反應。看來，植物能夠預感企圖的暴力。接著，他佈置了一個場合，為顯示植物能夠作為一次破壞性事件的「證人」。他在實驗室內安置了兩株植物，又挑選了六個人，每人給一張字條，其中一張寫著：進入室內之後，向其中一株植物施暴，折斷它的枝條，腳踢它的樹幹；其餘的五張則寫著：進入室內之後，注視兩株植物片刻，才然退出。六個人照辦之後，給施暴的「目擊證人」接上電極，開動機器，六個人再依次進入室內。當五個清白者進入的時候，沒有什麼反應，但當施暴者進入的時候，就有了強烈的反應。從這實驗看來，植物似乎能夠記得。②

最後，便是著名家庭集體治療心理學家，肯思·麥高爾醫生(Dr. Kenneth McAll)的親身經歷。在一次海途中，遇到強烈的風暴，那時，他乘的香蕉船正在百慕達三角區。③在該區，自幾百年來，時有船隻、飛機神秘地失蹤，消失得無影無蹤。船掙扎著向南方逃生的時候，一個鍋爐發生爆炸，不能繼續前進，只得隨

著波浪漂流。嗣後，風平浪靜，在萬籟無聲之中，他在艙中聽到傳入陣陣嗡嗡之聲，單調低沉，如泣如訴。他以為是水手船員的思鄉懷家之調，出去探看，並沒有人唱歌。低頭思索之下，始發覺該處水域原是一個慘絕人寰的屠場：奴隸的主人，為了收取保險巨額，把他們認為不中用的奴婢，統統投入海中將其溺斃。他於是想起了創世紀的章節：加音邀他的弟弟亞伯爾去田間，在那裡襲擊他，將他殺死。天主對加音說：「聽！你弟弟的血由地上向我喊冤。」（創 4:10）麥高爾醫生回英之後，就邀得幾位聖公會的主教在不同的地點，為那些不幸的犧牲者，舉行聖餐禮儀。後來，百慕達教區的聖公會主教，也舉行了同樣的禮儀。這年正是 1977 年。五年之後，即 1982 年，麥醫生的著作出版。在這五年之間，沒有聽聞在百慕達三角區有失蹤的事件發生。

上面我所提出的事件，有的不可能以科學的方法，加以重覆檢驗。但是這樣明顯的事實，足以支持一種想法，就是我們所居住的大地，是活生生的，對在地面上發生的一切，在在作出不可抗拒的反應。很相似譽為世間最高等受造物的人類，大地也刻劃著過去歷史的創傷，背負著已往慘劇的包袱。大地能夠獲得治療嗎？如果我們人類協助大地自創傷中治療過來，這對大地有什麼意義？我個人的信念是，耶穌復活的奧蹟，復新受造物的功能，不只限於我們人類，也遍及整個大地。這裡，筆者嘗試給讀者介紹一種靈修模式：以受造的萬物為主體，以耶穌的復活為核心。

以復活為核心的靈修

最近，瑪竇·霍士 (Matthew Fox) 出版了一本著作，題名為《以創造為主體的靈修》。該著作致力於喚起人們的意識，醒覺歌頌創造的重要，並強調人們必須配合創造的脈沖，積極地參與化育的工程。霍士認為傳統的靈修是二元的，他名之為墮落 / 救贖的靈修。代表的作家有聖師奧斯定 (St. Augustine)、師主篇的作者托瑪斯·甘比思 (Thomas à Kempis)、和近代的靈修學家且

蓋萊 (Tanqueray) 等。傳統的靈修強調情慾、世物的危害，致力修煉、克治的必要。霍士辯稱，在傳統裡也存在著另一種對受造之物態度較為積極的靈修模式。他指出這靈修在舊約所謂「雅威典」的著作裡有跡可尋；代表的作家有：聖依萊內 (St. Irenaeus)、邁斯脫·厄克 (Meister Eckhart)、以及近代的德日進神父等。這些作家對萬物所抱的態度，基本上是積極的。在霍士看來，墮落 / 救贖的靈修不大重視科學，卻以原罪和它的遺害作為注意的中心；鼓勵擺脫世界，強調倫理性的自我克制；對世界大地，無意主動地促使其演進，只是被動地等待末日的來臨。至於造化的靈修則歡迎科學的發現，因為這是天主進一步的自我顯示；視萬物為天主的祝福，強調人類治理愛護萬物的天賦使命；越過了倫理性自我克制的層次，進入與大自然乳水交融的境界，因為確信宇宙進化的步伐是朝著善的方向邁進。這是有意超越罪惡的意識，而以心靈的成長作為關注的核心。霍士根據厄克的著作，提出心靈成長的四個階段：一、與創造為友；二、與黑暗為友；三、與創新能力為友，即是與我們內在的神性為友；四、與新的創造為友，與宇宙萬物結為同情的團體。筆者認同創造靈修所標榜的目標，但不同意霍士斷然否定墮落 / 救贖的傳統靈修。不過，霍士的著作猶如破曉的晨曦，給我一線之光，使我見到那些目標正在藉著耶穌的復活一一實現。

德日進神父是第一個學者，喚起我們注意這些目標中的許多要素。當德神父還是初學修士的時候，就向他的靈修導師表示，他對靈修和科學有莫大的興趣。這位導師見識豐富，目光遠大，讚許他的志氣，鼓勵他在這兩方面下工夫，深信天主願意人們見到靈修和科學殊途而同歸。德神父有關進化論的說法，引起了當代神學家的疑慮，認為他忽略了原罪的教義。為答覆神學家的質疑，他在《人的現象》一書中加插了一個附錄，他指出在進化的每一個層面，在在可以發現先天的遺毒，書中沒有提及，純粹是為了敘事和討論的簡潔。舉一些遺毒的例子：在適應與生發中，有失敗和紛亂；在新陳代謝中，有死亡和腐朽；在混沌中求秩序時，有孤獨和焦慮；甚至成長本身也不能幸免這遺毒的陰影：為

了克服物質的墮性和固守現狀的頑抗，必須不斷地堅苦奮鬥。至於先天的遺毒，是否導源於一場歷史性的悲劇，他沒有說明。他刻意闡明的是，宇宙蘊藏著創新的種子，持續不斷地進化，到了某一階段，出現了具有高度意識的人類。具有自由的人類，必須作出抉擇，在抉擇中我們帶動進化的腳步，並決定進程的去向，或更好，或更壞。藉著自由的抉擇，人構成進化的「軸心」，帶動進化，影響進化的進程。我們創造了文化和「歷史」，是的，卻又受到自身創造出來的文化和「歷史」所影響。只需觀察我們創造出來的科技世界，就可以見到我們的生活模式、我們獲得的知識，無不受到科技的左右。我們面對更新的可能，接受創新的挑戰。然而新的創造受制於舊的流俗：消費主義是時下的潮流，一再提升消費的水準是普遍的嚮往。這樣，還能有什麼可以作為策動演進的動力？

歷史牽制進化這個事實，促使我比霍士更鄭重地正視原罪的教義。即使我們承認奧斯定所演繹的原罪教義必須加以重估，但是，無論如何，人類所作出的邪惡抉擇有其歷史的背景，這一事實，確有聖經作為依據。因此，只談改變時下的潮流態度，顯然不足，因為現在的抉擇受到過往抉擇的牽制。我們的先祖需要治療，受到先祖污染的大地也需治療。然而，單靠對創造的歡呼歌頌，不足以治療大地。因此，我們需要救贖。而我們所需要的救贖，應該能夠使我們擺脫萬物的污染，同時不應使我們與萬物分離；又應該賦予人類淨化萬物的能力，為能與萬物結為一體。此外，救贖的功效不只限於人類，也應遍及整個宇宙。耶穌的復活不但洗淨了宗徒的罪污，更使他們煥然一新，又團結他們，形成一個愛及萬物的強力團體。耶穌復活的更新功能，是否也及於整個大地？我們看看罷！

救恩史的階段

佛洛伊德 (Freud) 和容格 (Jung) 兩位學者的研究工作都有這麼一個假設：一個人的成長是整個生物進化的縮影，就是從一個水生的單細胞，進化至生理生命和心理生命的快速過程。這種看法無需視為相反創造的教義，因為整個進程本身就是天主的創造工程，而成長的每一個階段，正好具體地描寫了創造工程進行的實況。筆者發現，個人心靈的成長歷史也正是整個救恩史的縮影。耶穌復活是救恩史的高峰。不過這意義只有在救恩史的背景下才能夠充分了解。容我把整個救恩史劃分為五個階段，就是：一、初期的信仰 (敬拜雅威的信仰)；二、家族的信仰 (敬拜上主的信仰 / 申命紀的信仰)；三、個人的信仰 (流亡先知的信仰 / 約伯的信仰)；四、團契的信仰 (依撒意亞先知書 53 章預見的信仰，首見於耶穌的信仰)；五、使命的信仰 (五旬節啓示的信仰)。④

我們就從個人的信仰那個階段開始。厄則克耳先知書 18 章引用一句流行的俗話說：「你們有這樣流行的俗話說：『祖先吃了酸葡萄，而子孫的牙酸倒。』」(則 18:2) 接著，先知又以上主的名義發言說：「在以色列決不能再容許這俗話流行。所有的生命都屬於我，祖先的生命與子孫的生命全屬於我。」(則 18:3-4) 以民的生活向以西乃山的盟約為歸依。這是有條件的盟約，條件是：「如果你們遵守我的約法，你們將是我的子民。」但是以民沒遵守約法，破壞了盟約，於是雅威把盟約撤銷。然而在撤銷舊約的同時，宣告了「新約的許諾」。雅威說：「我要將我的神賜於你們五內，使你們遵行我的規律，恪守我誠命，且一一實行。」(則 36:27) 信仰的個人化是個人努力的突破，就是人以個體的身份主動地轉向天主。我本人在德國讀神學的時候就有過這樣的經驗。那時，我感到消沉沮喪，於是研究佛洛伊德以求解脫，結果徒勞無功。之後，一篇文章我把引向依撒意亞先書，我讀到寫於流亡期間的一段：「你們不必追念古代的事，也不必回憶過去的事！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依 43:18-19) 換句話說，治療乃來自天主朝向前方的創造，而非成於自我彌補已往的過錯。

在突破的剎那，我見到遵守法律（家族的信仰）再也不能滿足我心靈的需要。家族的信仰有云：「對於恨我的人，我必在子孫身上追罰他們祖先的罪惡，直到第三代，第四代；對於愛我、守我誠命的人，我對他們施行仁慈，直到千代。」（申 5:9-10）這是說：在人遵守法律的努力瓦解之前，在天主新的創造介入之前，人類的歷史環境，不論向惡向善，是從上而下代代相傳的。但是遠在人們致力於遵守法律之前，人們已知道信賴雅威，為獲得生命。（雅威的信仰，見創 2:3;12:1-5；寫於達味年代的章節）然而普遍性的信賴，引起與異族通婚的流俗，導致雅威信仰的變質（缺乏了堅定明確的信仰，均能產生這樣的結果），於是受到上主先知的指責（家族的信仰、申命紀的信仰）。即使在流放的年代，維持上主信仰的努力，亦屢見不鮮。

一旦我們領受了雅威之神，必然也願意他人擁有。寬恕我們的仇人就是以此付諸實踐。寬恕仇人首見於耶穌，雖然依撒意先知在上主僕人之歌中已經提及（依 53 章），但早為人們所遺忘：毫無條件的寬恕仇人可以使我們忠於信仰，即使面對著不忠實的近人。耶穌就是以此寬恕之道對待了以民，以致為他們捨身殉道：霍士想像中的同情團體，就是以此為基礎。

最後，結合於天主的生活，藉著五旬節聖神的大能，生發了嶄新的共融團體。就是在聖神的運作之下，耶穌的死亡與復活掀起了生氣蓬勃、自我流溢的團體，它開向所有生靈，及於宇宙萬有。本人認為，整個大地之終必獲得治療，乃由耶穌復活所策動的進化的果實。

進化的起點和終點是使耶穌自死者中復活的天主。天主不只是創造的準則，也是耶穌生 / 死與復活的準則。「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若 14:9）發乎愛，天主忍心為我們交付了他的獨子；因著耶穌的自謙自卑、服從天主，自我施予的聖神受到遣發、顯示於人世。由此，天主對外自我顯示的面貌，是一個發乎愛而自我施予的團體。這就是世界創生和進化的準則。

每個進化的階段可見於耶穌的一生，但是在人的生命中，它們以週期性的方式逐一出現。不論個人，或者團體，均可以取得突破，進入新的階段。但之後，又能退回到以前的階段。我相信這一情況就發生在教會之內。當以民固執地拒絕皈依，基督的福音便傳入與選民不相往來，並對領受天主救恩毫無準備的外民異族。那時，聖神的恩寵豐富，愛德洋溢。之後由於多元的神恩，導致分黨結派，格林多教會便是其中之一。於是，爲了紀律的需要，多元化的神恩和自我分施的寬恕之愛，爲法規的遵守所取代（家族信仰階段）。組織與治理取代了治療，再一次成了關注的中心。今日，我相信寬恕的醒覺和治療的意識已漸漸自家族信仰的模式中冒升起來，步步走向耶穌的時代信仰的階段。

人類家庭的治療

爲瞭解復活帶給我們治療，我們必須回顧罪惡的歷史。舊約雅威典的作者率先把我們遠祖的罪惡作爲描寫的對象，他們首先用當時代（達味時代）人的眼光來加以觀察。那時一個統治和剝削的時代，也是一個不忠於雅威的時代，君王與異族通婚，引進偶像邪神，王室明爭暗鬥，導致四分五裂。於是反省自問，如果雅威無限美善，怎能容此發生？反省的結論是：這是自由抉擇的結果，人自願背棄天主，失信雅威。（見創第2第3章）人原是天主造化的結晶，由土形成，賦有爲受造物命名（因此，也有治理）的權力，並肩負馴服大地與維持其秩序的使命。萬物屬人的權下，而人屬天主的權下。但是人寧願依照自己喜好任意妄爲，不但躲藏自己，避見雅威，更彼此指責，互相疏遠。天主懲罰他們，厄娃要依戀她的丈夫，也要受他的管轄，大地要生出荊棘蒺藜，他們一生必須汗流滿面，才有飯吃。雅威典作者有關原祖失足的描寫是一則象徵性的故事，意思是說，人類原受命爲維護與治理大地的管家，但是他們一旦背棄了天主，創造的根源，勢必要採用權威、強暴與武力。

再者，原始的失足犯罪又不斷重演。加音由於自己的祭獻不受悅納，心生嫉妒，擊殺了他的弟弟亞伯爾。統治、仇恨、以及社會和情慾方面的罪惡代代相傳下去，直到雅威典作者的年代。在他看來，解救之道唯在於重拾對天主的信賴，一如他們的遠祖亞巴郎。(創 12:1-5)但是，擺在眼前的事實，以民恢復對天主的信賴已經無能為力。雖然天主之神一再許給以民，為使他們遵守天主的盟約。但是數個世紀之後，同樣的妒忌和仇恨再次發生，這次更變本加厲，針對了天主派遣的獨子，結果把耶穌送上了十字苦架。然而就在這時，代代累積的罪庫，在他周圍爆發，天搖地震，猶如進行一次徹底的清除。原來人類的治療於是開始了。啓動這治療的，並不是對慈善的天主簡單的信賴，而是耶穌在忍受人類罪惡的毒害時，以樂意寬恕的意志，對天主發出無限的信賴。這是一個新世代，取代了舊的世代，它的完成，只能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就是：它必須被充分瞭解，它必須被樂意接受，它必須包含寬恕的誠意。這正是一個我們可以用來瞻仰耶穌復活奧蹟的角度。耶穌生而為人，承受了以民的傳統誘惑（見他的受洗「以完成全義」[瑪 3:14]、他的受誘[瑪 4:1-11]），卻以對天主的服從信賴勝出。藉著天主的大能，他向怒海發號施令，對無花果樹立下判詞，但甘願承擔了以民領袖和羅馬官兵的仇恨。他以死亡作為信賴天主生活的巔峰，卻藉著他的復活，遣發聖神，以繼續他與宗徒同居共處的嶄新生活。亞當由於不信，丟失了蒙召的生活；基督予以重建，但重建的基礎並不是原始的創造，而是由復活所發軔的新的創造。這是說，世界之再次獲得天主的寵幸，並非恢復舊觀（舊創造的原始秩序），而是新的寵召（耶穌復活的新秩序）。耶穌的復活促成了世界的復新和重建，這層意義必須正確地瞭解，試說明於下。

耶穌復活

第一、耶穌復活是一件臨在這個世界中的事件。認為復活只是耶穌在他世所領受的賞報，這種想法並不少見。此想法給人的印象是：耶穌終於成功了，我們既有表樣在先，應該踏著耶穌的足跡，加緊努力，以期掙得同樣的賞報。這樣耶穌復活超越這個世界，與世間萬物沒有多大關係。然而聖經給我們的印象很是不同。五旬節日伯多祿宗徒的宣講明白指出，聖神的恩賜是耶穌被「立為主，立為默西亞」（宗 2:36）的記號。這是說，復活使耶穌成為萬物的主。保祿說得更加清楚：「天主使萬物都屈伏在他的腳下……萬物都屈伏於他以後，子自己也要屈伏於那使萬物屈伏於自己的父，好叫天主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格前 15:27-28）這個信念可見於最初的信經：「耶穌基督是主」（斐 2:11）耶穌復活不但不把耶穌與這個世界隔離，正巧相反，使耶穌與這個世界的關係更形密切，他被立為萬物的主，統攝萬物，建立神國，使天主成為萬物中的萬有。

第二、耶穌復活是此時此地的事件。認為耶穌復活只是已往的歷史事件，這是另一個誤解。耶穌復活是耶穌回歸天主，也是萬物回歸天主，與天主新的結合。既然天主是永遠的此時此地，復活也是永遠的此時此地。因此復活觸及所有的時間與空間，就是觸及每一個和所有的受造之物，加深它們的信心，增強它們的期望。復活並非時空間的一點，它充塞時空，超越時空，遠在天邊，近在目前，只需呼求我主，即垂手可得。

第三、耶穌復活不只限於精神，同時包括物質。每一次復活顯現無不可見可聞，可摸可觸；他祝賀平安，叫人勿驚；他吃魚嚼餅，出示肋傷；多默觸摸他的傷口，婦女抱住他的雙足。德日進神父稱復活為世界的新「門」，即是新的基礎，在上面集合信者建成一個新的「身體」，這是一個新的家族，不是由於血統，也不是由於文化，而由於信耶穌是我們的主，並藉著天主聖神的德能。既然這是一個物質的事件，自然深入物質的領域，即是深

入我們的大地，真如保祿宗徒所說：「因為天主樂意叫整個的圓滿居在他內，並藉著他使萬有，無論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與自己重歸於好，因著他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哥 1:19-20）

第四、因此，在耶穌復活內，整個創造有了新的開始，萬物成了新的受造之物。這就是治療的最後基礎了。治療並不只是治療過去的創傷，也不是父母對子女的再陶育，而是嶄新的創造，真如依撒意亞先知所教導的：「不必追念古代的事，也不必回憶過去的事！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依 43:18-19）治療的力量來自專注天主那萬古常新的創造之力，並非着眼於自我的問題。天主的愛治療我們失去了信賴。天主的愛賦給我寬恕的力量，使我們突破以牙還牙的家族信仰的階段。耶穌身為「新亞當」的事實於此昭然若揭，因為他的復活使我們與天主的創造再次掛鉤，並作了天主新家庭的基石。耶穌自天主領受了生育繁殖，充滿大地，管理飛禽游魚，爬蟲走獸的命令，治理大地，維持大地秩序的命令。他被立為主，就賦有創建新秩序的能力。

這裡，德日進神父邀請我們注意進行中演化的三大原則，就是：一、類分化；二、內在化；三、團體化。在每一個演化的新階段，例如：以感覺為取向的細胞，以思維為取向的細胞，莫不由簡單而進為複雜，由分化而出現區別，繼而達到獨立的運作，取得單元的自由，然而這一切都在大個體的背景下完成。如果復活是發自天主的新創造，同時也是創造的終點，這三個演化的原則應發揮到極至。是不是如此呢？確實真是如此。天主之神佈施「分化」之恩，「為建立身體」。「分化」和「團體」這兩個因素在初期信者的團體裡至為明顯，一如宗徒大事錄所記載的，它們是信者響應聖神感動所產生的果實。聖神賜給我們天主子女的自由，引領我們深入真理。復活的德能在我們心靈的深處運作，號召並誘導我們溶入耶穌，聖神，造物主的生命，結成無可言喻的團體。

第五、最後，藉著參與復活耶穌的生命，我們分享主耶穌治療的德能。耶穌所行的神蹟顯示了他主宰物質的能力，這能力與

自死者中喚起耶穌的能力沒有區別。我們將「作更大的事業。」(若 14:12)耶穌向怒海發號施令的權力，(瑪 14:22-23)耶穌對無花果樹立下判詞的權力，(瑪 21:18-22)依照福音的語氣，擁有這兩種權力並不限於耶穌。因為耶穌抱怨宗們「寡信」，並說如果他們的信德有芥子那麼大，即便對一座山說：起來，投到海中！也必要實現。保祿說：「如果我們與他同死，也必與他同生；如果我們堅忍到底，也必與他一同為王。」(弟後 2:11-12)保祿又說：「如果因一人的過犯，死亡就因那一人作了王；那麼，那些豐富地蒙受了恩寵和正義恩惠(即耶穌復活的恩寵)的人，更要藉著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為王了。」(羅 5:17)耶穌的門徒與耶穌為王，王權的範圍不但限於信者，更及於整個世界(宇宙)。我們與耶穌為王，這王權不來自我們自身，而是通過了聖神，受自耶穌復活的德能，「因為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作。」(若 15:5)

由此，依照聖經的說法，在創世之初人類獲享的恩惠——例如與天主的親切關係，治理欣欣向榮的大地，男女互為伴侶的幸福，生育繁殖、祝福後代的權能——由於亞當厄娃的違命犯罪，全部失去，然而因著耶穌的死亡/復活，得以恢復。既為治療了的新人，我們就應該因復活的德能而生活，不只是回復原始的境界。因復活的德能而生活有以下幾個特色：一、最基本的是以主耶穌為生活的中心，與耶穌建立起個人的密切關係；二、是超越情感的忠實堅貞，如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雖然感到本性的抗拒，仍忠於父的意旨，接受痛苦和死亡；三、是超越失敗的集體活力，如五旬節後的宗徒團體，充滿著積極和創新的活力；四、是超越解體的整合力量，如宗徒治療病患的能力；四、是基於永生信念的視死如歸。復活與創造的分別，主要在於創造只運作於事物的伊始，不涉及已往的事件，可稱之為「原始的祝福」；而復活的德能則藉著寬恕已往的罪過、治療過去的創傷，使整個事物煥然一新，成為新的造物，可以名之為新的創造。霍士的心靈成長四階段：與創造為友，與黑暗為友，與內在的神性為友，與新的創造為友，與筆者的社會演化四階段不謀而合：初期和家族的信仰相對與創造為友；個人的信仰相對與黑暗為友；團契的信仰相對

與創新的能力為友；使命的信仰與新的創造為友。霍士只是不提歷史的背景而已。耶穌復活的效果就在使此成長的過程成為歷史的事實。因為耶穌負起了我們導致死亡的抉擇，在天主內給信賴他、接受他寬恕的心靈賦予創新的能力，俾能煥然一新，成為嶄新的受造之物。然而，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懷有希望，脫離敗壞的控制，得享天主子女的光榮自由。」（羅 8:20）此時此地，耶穌復活的德能已在我們內運作。（哥 3:1）我們豈不應該成為治療大地的工具，還給大地天主子女的光榮自由？

治療大地

如果我們決定認真地與基督一同復活，並有意整頓、治療大地、為大地修好，就必須知道此生活的一些原則。

第一、我們必須嚮往基督的「勝利」。復活使受造物與天主和好，與天主復合如初。耶穌降生為人，人與萬物息息相關，他的死而復活亦攜帶萬物投入天主的生命。因此，萬物之獲救已成定局，雖然我們不知道究竟如何完成。這是治療祈禱的基礎，而耶穌亦是治療的泉源，也是我們的導師，理應求他教導我們如何與他合作，為治療我們的大地。

第二、我們的展望視界和想像能力，應領受神國的洗禮。信念影響未來。信念不只是理性的行為，也包括感受、意志和想像在內。耶穌施教的開始，就宣告「悔改並信從福音」。悔改就是改變心思，接受福音。治療祈禱之屢告失敗，因為我們沒展望，沒有信心，也不想有所改變。譬如我們為病人祈求康復，同時卻為了他的病痛而怨聲嘆氣。我們護理病人，卻不展望他的康復，也不為病況的好轉而感謝天主。我們最需要的治療也許就是對天主的慈愛全心全意的信賴。作為治療者是做天主施展創新力的管道，要是我們心中滿是憂慮和恐懼，我們口口聲聲祈求天主賜以治療之恩，而我們所信的實際上是治療的反面。精神界有一條公

律，我們信什麼，就產生什麼。我們實在需要天主治療我們的寡信，增強我們的信心，深信天主願意，也能夠賜福大地，同時也深信我們賦有作有效治療祈禱的能力。

試舉一個有趣的例子。1982年，基督教心理治療協會在聖地牙哥(San Diego)召開常年大會，在會議中巴巴拉·什雷蒙講述了一次治療祈禱的經驗。她和一些同伴在蒙大那(Montana)給一百多名土著指導一個治療的退省。有一股旋風正在從遠處朝向他們的方位移近。在開始，爲了不想有人受到傷害，有意解散隊伍，退往庇護之所。但是在解散之前，做了徵求天主指引的祈禱，在祈禱中他們蒙受天主的指示，要求主教大人祈求天主令旋風繞道而過，同時卻要求順道帶來少許雨水，爲一洗他們的場地。主教雖然不習慣這類祈禱，但是仍應他們的請求，擬就了一篇禱詞，接著舉行治療的彌撒。以後的經過完全依照禱詞的要求，連少量的雨水也不例外。當時隊伍中有一位新聞記者，因此，這一事件成了當地一張報紙次日的標題新聞。什雷蒙尚有別的許多例子。

⑤

第三、促成治療的是天主的愛。我們越充滿天主的愛，越樂意慷慨地寬恕，也就越能作爲天主實施各種治療的管道，包括復健大地在內。如果我們在心中深藏著怨恨和仇視，就阻塞了天主治療的通道。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這裡有一個現成的。這是道明會士吉姆·伯克神父(Fr. Jim Burke, O.P.)的親身經歷。在一次退省的分享中，一位修女發言，說她討厭底特律(Detroit)這個傷風敗俗的大都市，心中憎恨它已有好多年了，不過從現在開始，她已定決心要愛上它。伯克神父感到修女的話好似一把利刃，直刺他的心坎，引起他對該都市產生莫名的厭惡，以後每次想到大都市的傷風敗俗，底特律這個名字就湧上他的心頭。後來在一次懺悔的儀式中，請求天主寬恕他對底特律的厭惡和判斷，並求指導他應採取怎樣的適當態度。祈禱的結果是十分明顯：在以後的幾年裡，他被邀請在底特律指導退省或施教佈道，不下五十餘次之多，在這之前，幾乎一次都沒有。愛的寬恕給天主敞開施愛的

大門。當我們為大地祈禱之時，先應祈求天主寬恕所有剝削和傷害大地的人士，也要為自己祈求，因為也許有意無意地懷著有傷愛德的厭惡和成見。治療大地的，不是抱怨、懷恨，也不是望洋興嘆，而是愛的寬恕和信賴。

第四、在進行個人的或大地的治療時，我們發現有礙治療的阻塞，多次是已往的邪惡。上面我曾提及，土地似乎能夠記得在它上面發生過的邪惡，而同樣的邪惡又在同一地點多次連續不斷地重現。我們的一個治療團體應邀為內戰期間芝加哥道格拉斯營內死去的士兵作治療的祈禱，祈禱在軍營的原址舉行。我們從歷史的記錄中得知，有六千餘名聯軍士兵在非人的環境下死去。軍營的原址位於芝加哥今日的31街、33街與茅舍園林之間。這是一塊適於興建大廈的大好土地，在慘劇發生之後足足一個多世紀，仍被棄置一旁，雜草叢生，一片荒蕪，目擊者無不嘖嘖稱奇。在舉行祈禱之後，我們感到許多亡魂的含怨獲得釋放，但仍不能確定是次祈禱能產生怎樣的效果。三年以後，我們途經該址，喜見一套綜合性的大廈正在興建之中。上面我也講過肯思·麥高爾醫生的親身經歷和為百慕達三角區所作的治療祈禱。在以後的五年裡，不聞有神秘的失蹤事件發生。除此之外，他尚有別的許多類似的經歷。我們曾應邀為許多人為的災禍地區作治療的祈禱，例如亞拉莫 (Alamo)，這是方濟各會在美國得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的傳教區，於1836年得克薩斯獨立戰爭中被墨西哥佔領；北愛爾蘭爭端中多處受害的地區；芝加哥市若干黑手黨和恐怖份子肆虐的地區；以及其他類似的地區。今日的濫用和剝削很可能可以追溯到已往的蹂躪和殘暴，如塞米諾勒印第安人的被殺，甚至教會在過去所犯下的不義，如十六、十七世紀加於女巫的審訊和極刑。

總之，用於治療人的原則，也可以應用於治療大地。聖詠有言：「蒼天確實是上主的蒼天，上主給世人賞賜了塵寰。」(詠 115:14)大自然，一如我們人類，均被置於我們的照顧之下，要我們加以珍惜愛護。天主允許大地變成一片荒涼，也許是為了讓蒙召為天主子女的，一睹罪惡在我們自身之內所造成的荒涼是

怎樣的景像。基督藉著他的復活與被立為主，已給我們贏得了為大地的康復作治療祈禱的能力。但是，還給大地天主子女的光榮自由呢，抑或毫無顧忌地繼續加以蹂躪，要由我們自己來決定。

要求我們什麼

維護大地的工作要求我們做什麼？試列舉如下：

第一、正確的資料有助於做適當的祈禱。⑥阿格妮絲·桑福德 (Agnes Sanford) 為聖安德亞斯斷層 (San Andreas fault) 祈禱之前，先收集有關的資料：地殼如何膨脹而產生新的土地？斷層裂開時斷層邊沿的土地如何陷落？弄清楚情況之後，她祈求地殼不要停止移動，因為如果停止了，將在其他地區造成災難；她也祈求不要一次巨大的移動，而分為多次輕微的移動，這樣不致造成損害。如果我們祈求天主治療大地，最好先知道我們向天主要求什麼。我們是否要為國家的領袖祈禱，使他們明白珍惜土地的重要？我們是否應為工廠的主管祈禱，使他們了解他們的作業對周圍的環境有什麼影響？在不知怎樣做的時候常可以請求天主的指導。

第二、我們需要加深認識治療祈禱的力量。每一個人多少體驗到天主的愛和寬恕，都可以做治療的祈禱，就從日常平凡的事上開始罷。這祈禱其實就是擴散天主的愛和寬恕及於你心目中的對象，例如一花一鳥；再擴展及於更大更多更重要的事物，例如園圃叢林；受傷者，賜以治療，壯健者，賜以欣欣向榮。祈禱而見不到預期的結果，不妨對下列各點反省一下：是否深信天主願意這事？是否堅信天主願意首肯你的祈禱？你的祈禱是否符合天主的計劃？你的祈禱是否配合周圍的場合？（正當苦旱大家期望雨水的時候，祈禱天主賜你一個風和日曬的郊遊？！）天主愛的創生力無限無量，天上地下一切的權力都交給了耶穌，而我們是耶穌行使權力的通道。所以讓我們學習成為良好的通道，以便作

有效的治療祈禱。

第三、再推展你的關懷及於廣大的地區，例如一個城市、一個堂區。阿格妮絲·桑福德曾應邀為若干城市作治療的祈禱。你不妨挑選大都市裡的某些地點，如市政廳，娛樂場所，青年中心等處：這些都是值得關懷的地方。展望天主的愛給這些地方帶來平安，消除不義……批評抱怨只是浪費精力；我們批評抱怨的，正是我們製造出來的東西。倒不如培養建設性的態度，就是懷著絕大的信賴，展望預期的安樂，祈望天主的大愛，施展治療的德能。我們自目前的事物開始，同時放眼天下，關懷整個宇宙。

結語

聖詠唱道：「蒼天確實是上主的蒼天，上主給世人賞賜了塵寰。」(詠 115:14)不幸，我們妄用了天賜的塵寰，把大地佔為己有，真如葡萄園戶的比喻所描寫的，把天主派來的獨生子，大地的承繼人殺害了。然而天主沒有誅滅我們，反而給我們敞開了康復的大門。藉著復活基督之神的德能，我們得與天主攜手合作，參與創生的工程。我們每天誦念天主經：「……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在天上，天主為王，統治一切，十全十美；在地上，我們期望天主也帶來生命、和平、秩序和正義。然而我們的期望是否實現，要看我們是否能夠成為天主愛和寬恕的通道。阿格妮絲·桑福德愛用電燈的比喻：天主是電源，耶穌是變壓器，我們是電燈泡；若要燈泡發光，電源與變壓器之間，變壓器與燈泡之間，必須接上電線。再者，一盞燈泡可以照亮一個房間，若要照亮整座大廈，甚至整個城市，就需要許許多多燈泡。天主把大地交給我們，要我們管理，又給我們提供了能源。我們已具備足夠的條件，可以使大地煥然生光，充滿活力，使病弱者恢復健康，只需接上電源，就是日益明瞭創生進化之道，悟解治療康復之理，並與創造之主取得密切聯繫，作為天主施展創生力的通道。

(本文譯自 Robert T. Sears, S.J., "Resurrection Spirituality and

Healing the Earth", *Review for Religious*, Vol. 49, No.2, March/April 1990, pp.163-177).

註釋

- ① See Peter Tompkins and Christopher Bird, *The Secret Life of Plants* (N.Y.:Avon Books, 1973), chapter I.
- ② Ibid, pp.24-25. Backster admitted the plant could have picked up guilt feelings in the culprit. but since it was for science he likely had none.
- ③ See his *Healing the Family Tree* (London: Sheldon Press, 1984), pp.59-61.
- ④ See my "Trinitarian Love as Ground of the Church ." *Theological Studies*, vol.37, no.4 Dec. 1976, pp.649-679 where I develop this argument, and "Healing and Family Spiritual/Emotional Systems," *Journal of Christian Healing*, vol.5, no.1 (1983), pp.10-23, where I apply the five stages to healing family systems.
- ⑤ See Agnes Sanford, *Creation Waits* (Plainfield, N.J.: Logos International, 1978) for several of her examples.
- ⑥ See W.R. Parker and E. St. Johns Dare, *Prayer Can Change Your Life* (Prentice-Hall Inc., 1957) where they give results from three self-chosen control groups — prayer only, therapy only, and prayer and therapy — and found that the prayer and therapy group improved by far the most, and prayer alone the least! They concluded that psychology (understanding) was needed to guide the prayer.

道尋知音

—— 閱讀聖經，默想聖經 ——

不少聖經的章節是互相呼應的。把這些章節放在一起閱讀，有助於我們默想聖經、體味聖經。這樣閱讀聖經，聖經自身將使我們更深入地了解聖經。

上主，我們的主！你的名號在普世何其美妙！ 你的尊榮在天上彰顯光耀。(詠8:2)

高天陳述天主的光榮，
穹蒼宣揚他手的化工。 詠19:2

高天的上主，具有大能，
壓倒滔滔洪水的巨聲，
沖散汪洋大海的波峰。 詠93:4

大地是屬於上主的。 出9:29

看天與天上的天，地和地上的一切，
都屬於上主你的天主。 申10:14

上主，你的化工，是何其浩繁，
全是你以智慧所創辦，
你的受造物遍地充滿。 詠104:24

由赤子乳兒的口中，你取得完美的讚頌。(詠8:3)

上主爲王，以尊威作衣冠。 詠93:1

上主爲王！願大地踴躍。 詠97:1

願諸天歡樂，願大地踴躍。 詠96:11

江河拍手鼓掌，山岳舞蹈歡唱。 詠98:8

我的靈魂，請你向上主頌讚！
上主我的天主，你偉大無限，

你以尊貴威嚴作你的衣冠。 詠104:1

惡人雖然蒙受了憐憫，仍然不學習正義，
在世上依然顛倒是非，毫不顧及上主的威嚴。 依26:10

全球看見了我們天主的救恩。
因此，普天大地，請向上主歌舞。 詠98:3-4

唯獨你是上主，
是你創造了天，天上的天，和天上的一切軍旅，
地和地上的一切，海和海中的一切，
是你使一切生存；
天上的軍旅常在你前跪拜。 厄下9:6

請你們讚美上主的名字，
因為只有他的名字高貴，
他的尊嚴遠遠超越天地。 詠148:13

智慧開了啞巴的口，使嬰兒的舌伶俐善言。 智10:21

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你，
因為你將這些事瞞住了智慧和明達的人，
而啓示給小孩子。 瑪11:25

這些人若不作聲，石頭就要喊叫了！ 路19:40

我仰觀你手指創造的穹蒼，和你在天上佈置的星辰月亮。(詠8:4)

你們舉目向上，看看是誰造了這些呢？
是他按照數目展開了他的萬軍，

按照次序一點名，
在這強而有力和威能者前，
沒有一個敢缺席的。

依40:26

是他命閃光發出，閃光即發出；
他一召回，即顫慄應命。
星辰各在自己的崗位閃爍，喜形於色；
他一召喚，隨即答說：
我們在此！向自己的創造者欣然閃爍。

巴3:33-35

碧空青天，是高空的美麗；
蒼天的景色，光耀壯觀。
太陽升出，發散熱氣。——
的確是至高者奇異的化工！

德43:1-2

高天是屬你的，厚土也是屬你的，
寰宇及其中的一切是你奠定的。
你創造了南方，創造了北方，
大博爾，赫爾孟因你而歡暢。

詠89:12-13

上主造成了蒼天。
威嚴與尊榮，常在他的面前，
權能與光耀，圍繞他的聖壇。

詠96:5-6

因天主的一句話，諸天造成；
因上主的一口氣，萬象生成。

詠33:6

他一發言，萬有造成，
他一出命，各物生成。

詠33:9

星辰的數目，全由上主制定，

星辰的稱號，也都由他命名。
我們的偉大上主，威能無比，
他所具備的智慧不可估計。 詠147:4-5

星辰一起歌詠，天主的衆子同聲歡呼！ 約38:7

他的慈愛瀰漫大地。 詠33:5

人應敬畏他。 約37:24

請你們在天上讚美上主，
請你們在高處讚美上主！ 詠148:1

太陽和月亮，請讚美他，
燦爛的諸星，請讚美他！
天上的諸天，請讚美他！ 詠148:3-4

請你仰觀蒼天，數點星辰，你能夠數清嗎？ 創15:5

世人算甚麼，你竟對他懷念不忘？人子算甚麼， 你竟對他眷顧周詳？(詠8:5)

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 創1:1

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 創1:31

上主，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人子算甚麼，你竟懷念他？ 詠144:3

人是甚麼，人有甚麼用途？ 德18:7

人爲天主能有甚麼益處？
明智人只能於一己有益。 約22:2

是我造了大地，又造了地上的人。 依45:12

他於創世以前，在基督內已揀選了我們，
爲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爲聖潔無瑕疵的。 弗1:4

上主卻住在自己的聖殿內，
整個大地在他面前都應肅靜。 哈2:20

在我主上主面前要肅靜。 索1:7

凡有血肉的，在上主面前應肅靜！ 匝2:17

上主簡選了你們侍立在他面前，
爲奉事他，向他焚香。 編下29:11

你竟使人稍微遜於天使，以尊貴光榮作他冠冕。 (詠8:6)

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 創1:26

其實上主造了人，原是不死不滅的，
使他成爲自己本性的肖像。 智2:23

天主又把自己的靈光放在他們的心中，
爲將自己偉大的工程，顯示給他們。 德17:7

我讚美你，因我被造，驚奇神奧，
我的工作，千奇萬妙！

我的生命，你全知曉。

詠139:14

上主，你既以我的化工使我喜悅，
我就因你雙手的一切工程歡樂。

上主，你的工程是多麼偉大微妙，
你的計劃是多麼神秘玄奧！

無理性的人，不會明白這事，
愚昧的人，也不能領略這事。

詠92:5-7

愚妄的人心中說：「沒有天主。」

詠14:1

因為我們認識了那藉自己的光榮和德能，
召叫我們的基督，基督天主性的大能，
就將各種關乎生命和虔敬的恩惠，
賞給了我們，並藉着自己的光榮和德能，
將最大和寶貴的恩許，
在逃脫世界上所有敗壞的貪慾之後，
能成為有分於天主性體的人。

伯後1:3-4

**你令人統治你手的造化，將一切放在他的腳下。
(詠8:7)**

天主說：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
叫他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牲畜、
各種野獸、在地上爬行的各種爬蟲。

創1:26

我奠定大地的基礎時，你在那裏？

約38:4

你知道大地的廣闊嗎？

約38:18

在起初你奠定了下地，

上天也是你手的功績。 詠102:26

上主以智慧奠定了大地，
以睿智堅定了高天；
賴他的智識，深淵纔裂口噴水，
雲彩纔降下甘露。 箴3:19-20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大地仍然常在。 訓1:4

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 瑪5:5

但善人將繼承樂土，必將樂享平安幸福。 詠37:11

因為只有正直的人纔能住在地上，
只有成全的人方得在那裏居留。
但是，作惡的人必由地上剷除，
違法的人必由其中拔除。 箴2:21-22

義人永不會動搖，惡人決不會久留地上。 箴10:30

他們看見了以色列的天主，
看見在他腳下好像有一塊藍玉作的薄板，
光亮似藍天。 出24:10

大地在居民腳下已被玷污。 依24:5

大地痛哭哀傷，世界衰頹零落，
上天與下地一同衰頹。
大地在居民腳下已被玷污，
因為他們越規犯法，破壞了永久的盟約。
為此詛咒吞噬了大地，其中的居民受了罪罰。 依24:4-6

誰夠聰明，能明白這事？

天主親口吩咐誰公布這事？

「為甚麼這地遭受毀滅，
荒蕪得有如無人經過的曠野？」

上主說：因為他們離棄了我給他們立定的法律，
沒有聽從我的聲音，沒有按照法律而行。 耶9:11-12

我必使這人民吃毒艾，飲毒水。 耶9:14

因為基督必須為王，
直到把一切仇敵屈服在他的腳下。
最後被毀滅的仇敵便是死亡；
因為天主使萬物都屈服在他的腳下。 格前15:25-26

現今我們還沒有看見一切全隸屬於他權下。
我們卻看見了那位「稍微遜於天使」的耶穌。 希2:8-9

他將萬有置於他的腳下，
使他在教會內作至上的元首，
這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
就是在一切內充滿一切者的圓滿。 弗1:22-23

萬物都屈服於他以後，
子自己也要屈服在那使萬物屈服於自己的父，
好叫天主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 格前15:28

上主，我們的主！你的名號在普世何其美妙！
(詠8:10)

願上主的光榮永世無窮，

願上主喜樂自己的化工！

詠104:31

大地因他的光榮而炫耀。

則43:2

幾時虹霓在雲間出現，我一看見，
就想起在天主與地上各種屬血肉的生物之間
所立的永遠盟約。

創9:16

他以他的智慧創造天穹，
因為他的仁慈永遠常存。
他在諸水上將大地鋪陳，
因為他的仁慈永遠常存。
他創造了極巨大的光明，
因為他的仁慈永遠常存。
他造了太陽在白晝照臨，
因為他的仁慈永遠常存。
他造月與星使黑夜光明，
因為他的仁慈永遠常存。

詠136:5-9

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
認為樣樣都很好。

創1:31

請衆齊向上主歌唱新歌，
普世大地，請向上主謳歌！
請向上主歌唱，讚美他的聖名。

詠96:1-2

編輯：神思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嘉理陵

發行者：思維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道 93 號D座

Xavier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lock D, 93 Pokfulam Road, Hong Kong

零售：25元

港澳全年四期：100元

海外訂價：

亞洲 全年美金 22元 (平郵)

全年美金 28元 (空郵)

歐美 全年美金 25元 (平郵)

全年美金 32元 (空郵)

如用港幣支票為海外親友訂閱，訂費如下：

亞洲 全年港幣 140元 (平郵)

全年港幣 180元 (空郵)

歐美 全年港幣 150元 (平郵)

全年港幣 220元 (空郵)

台灣讀者可向光啓出版社訂閱，訂費如下：

全年四期 新台幣 480元 (平郵)

全年四期 新台幣 600元 (空郵)

印刷者：琛盛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船街寶志樓 15 號三樓B座

